



如蕤

沈從文著

K
3
5

如 猗

沈 從 文

長 國 卅 一 年 一 月 初 版 發 行

上 海 藝 流 書 店 刊 行

上 海 大 陸 書 報 社 總 經 售

目次

如 麤	一	四二
扇 陀	二四	二七
龍 朱	七三	一〇〇

如 豨

沈從文

(秋天，彷彿春天的秋天。)

協和醫院裏三樓甬道上，一個頭戴白帽身穿白色長袍的年輕看護婦，手托小白磁盆子，匆匆忙忙從東邊迴廊走向西去。到樓梯邊時，一個招呼聲止住了她的脚步。

從二樓上來了一個女人，在寬闊之字形樓梯上盤旋，身穿綠色長袍，手中拿着一個最時新的朱紅皮夾，使人一看到『綠肥紅瘦』的感覺。這女人有一雙長長的腿子，上端便顯得十分輕盈。年紀大約有了二十七人，由於裝飾合法，又彷彿可以把她歲數減輕一些。但顰額之間，時間對於這個人所作的記號，却不能倚賴人爲的方法加以遮飾。便是那寫在嘴角眉目間的微笑，風度中也已經帶有一種佳人遲暮的調子。

她不能說是十分美麗，但眉眼却秀氣不俗，氣派又大方又尊貴。身體長得修短合度，所穿的衣服又非常稱身，且正因為那點『綠肥紅瘦』的暮春風度，故使人在第一面後，就留下一個不易忘掉的良好印象。

這個月以來她因為每天按時來院中看一病人，同那看護十分熟習，如今在樓梯邊

見到了看護，故招呼着，隨即快步跑上樓了。

她向那看護又親切又溫柔的說：

『夏小姐，好呀！』

那時護含笑望望她的人手中的朱紅皮夾。

『如蕪小姐，您好！』

『夏小姐，醫生說病人什麼時候出院？』

『曾先生說過一禮拜好些，可是梅先生自己，上半年却說今天想走。』

『今天就走嗎？』

『他那麼說的。』

穿綠衣的不作聲，把皮夾從右手遞過左手。

穿白衣的看護彷彿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便接着說：

『曾先生說「不行。」他不簽字，梅先生就不能出院。』

甬道上西端某處病房裏門開了，一個穿白衣剃光頭的男子，露出半個身子，向甬

道中的看護喊：

『密司夏快一點來！』

那看護輕輕的說：『我偏不快來！』用眉目作了一個不高興的表示，就匆匆的走了。

如蕤小姐站在樓梯邊一陣子，還不即走，看到一個年青圓臉女孩，手中執了一把淺藍色的大花，攙扶了一個青年優美的男子，慢慢的走下樓去。男子顯得久病新癒的樣子，臉色蒼白，面作笑容，女秘則臉上光輝紅潤，極其愉快。

一雙美麗靈活的眼睛，隨着那兩個下樓人在之字形寬闊樓梯上轉着，到後那儷影不見了，爲樓口屏風掩着消滅了。這美麗的眼睛便停頓在樓梯邊棕草氈上，那是一朵細小的藍花。

『把我拾起來，我名字叫作「毋忘我草。」』

她彎下腰把牠拾起來。

一張豬肝色的扁臉，從肩膊邊擦過去，一個毛子軍人把一雙碧眼似乎很憤怒的望着這女人一會，她彷彿感到了侮辱，忽忽的就走了。

不到一會，二樓三百十七號病房外，就有隻帶着灰色絲織手套的纖手，輕輕的扣

着門。裏面並無聲音，但她仍然輕輕的推開了那房門。門開後，她見到那個病人正披了白色睡衣，對窗外望，把背向着門邊。似乎正在想到某樣事情，或爲某種景物墮入玄思，故來了客人，他却全不注意。

她輕輕的把門掩上，輕輕的走近那病人身邊，且輕輕的說：

『我來了！』

病人把頭掉回，便笑了。

『我正想到爲什麼秋天來得那麼快。你看窗外那株楊柳。』

穿綠衣的聽到這句話，似乎忽然中了一擊，心中刺了一下。裝作病人所說的話與彼全無關係的神氣，溫柔的笑着。

『少想些，秋來了，你認識她就得了，並不需要你想她。』

『不想牠，能認識牠嗎？』

女人於是輕輕的略帶解嘲的神氣那麼說：

『譬如人，有些人你認識她就並不必去想她！』

『坐下來，不要這樣說罷。這是如蕙小姐說話的風格，昨天不是早已說好不許這

樣嗎？」

病人把如蕪小姐拉在一張有靠手的椅子旁坐下，傾站在她面前，捏着那兩隻手不放：

「你爲什麼知道我不正在念你？」

女人嚙唇略張，綻出兩排白色小貝，披着優美捲髮的頭略歪，做出的神氣，正像一個小姑娘常作的神氣。

病人說：

「你真像小孩子。」

「我像小孩子嗎？」

「你是小孩子！」

「那麼，你是個大人了。」

「可是我今年還只二十二歲。」

「但你有些方面，真是個二十二歲的大人。」

「你不是說我世故？」

『我說我不如你那麼……』

『得了。』病人走過窗邊去，背過了女人，眉頭輕微蹙了一下。回過頭來時就說：『我想出院了，那醫生不讓我走。』

女人說：『忙什麼？』隨即又說：『我見到那看護，她也說會醫生以為你還不能出去。』

『我心裏燥得很。我還有許多事……』

『你好些沒有？睡得好不好？』

病人聽到這種詢問，似乎從詢問上引起了些另一時另一事不愉快的印象，反問女人；

『你什麼時候動身？』

女人不即回答，抬起頭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望着病人，望了一會，柔弱無方的垂下去，輕輕的透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什麼時候動身？』

病人明白那是什麼原因，就說：

『不走也好！北京的八月，無處景物不美，並且你不是說等我好了，出了院，就

陪我過西山去住半個月嗎？那邊山上樹葉極美，我歡喜那些樹木。你若走了，我一個
人可不想到那邊去。你爲什麼要走？」

女的把頭低着，帶着傷感氣分說：『我爲什麼要走？我真不知道！』

病人說：

『我想起你一首詩來了。那首名爲季蕤之謎的詩，我記得你那麼……』若說下去，他不知道應當說得是『寂寞』還是『多情善感』，於是他換了口氣向女人說：『外邊一定很冷了，你怎麼還穿單衣？』

女人裝作不會聽到這句話，無力地扭着自己那兩隻手套，到後又問，『你出了院，預備上山不預備上山？』

病人似乎想起了這一個月來病中的一切，心中柔和了，悄然說道：『你不走，你同我上山，不很好麼？你又一定要走。』

『我一定要走，是的，我要走。』

『我要你陪我！』

『你並不要我陪你！』

「但你知道，……」

「但你……」

什麼話也不必說了，兩人皆爲一件事啞了。

她愛他，他明白的，他不愛她，她也明白的。問題就在這裏，三年來各人的地位還依然如故，並不改變多少。

他們年齡相差約七歲。一片時間隔着了這兩個人的友誼，使他們不能不停頓到某一層薄幕前面。兩人皆互相望着另外一個心上的脈絡，却常常黯然無聲的呆着，無從把那個人的臂膊張開，讓另一個無力地任性地臥到那一個臂膊裏去。

（夏天，熱人悶，倦人的夏天。）

三年前，南着××暑期海濱學術演講會上，聚集五十個年青女人，七十個年青男子，用帳幕在海邊經營暑期生活。這些年青男女皆從各大學而來，上午齊集在林蔭裏與臨時搭蓋的棚裏，聽北平來的名教授講學，下午則過海邊浴場作海水浴，到了晚上，則自由演劇，放映電影，以及小組談話會，跳舞會。同時分頭舉行。海邊沙上與小山頭，且常燃有火炬，焚燒柴堆，作爲海上蕩舟人與入山迷失歸途的人指示營幕所

在地。

女子中有個傑出的人物。××總長庶出的女兒，嶺南大學二年級學生。這女子既品學粹美，相貌尤其豔麗。游泳，騎馬，划船，擊球，無不精通超人一等。且爲人既活潑異常，又無輕狂佻野習氣。待人接物，溫柔親切，故爲全個團體所傾心。其中尤以一個青年教授，一個中年教授，兩人異常崇拜這個女子。但在當時，這女孩子對於一切殷懃，似乎皆不甚措意。儼然這人言覺應永遠爲衆人所傾心，永遠屬於衆人，不能儘一人所獨佔，故個人仍獨來獨往，不會被任何愛情所軟化。

當她發覺了男子中卽或年紀到了四十五歲，還想在自己身邊裝作天真爛漫的神氣，認爲妨礙到她自己自由時，就拋開了男子們，常常帶領了幾個年幼的女孩，駕了白色的小船，向海中駛去。在一羣女孩中間她處處像個母親，照料得衆人極其周到，但當幾人在沙灘上胡鬧時，則最頑皮最天真的也仍然推她。

她能獨唱獨舞。

她穿着任何顏色任何質料的衣服，皆十分相稱，壞的並不顯出俗氣，好的也不顯出奢華。

她說話時聲音引人注意，使人快樂。

她不獨使男子傾倒，所有女子也無一不十分愛她。

但這就是一個謎，這爲上帝特別關切的女孩子，將來應當屬誰？

就因爲這個謎，集會中便有許多男子皆發着癡，心中思索着，苦惱着。林蔭裏，沙灘上，帳幕旁大清早有人默默的單獨的踱着騎着，黃昏裏也同樣如此。大家皆明白「一切路皆可以走近羅馬」那句格言，却不明白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顆心靠近這女人的心。「一切美艷皆使人癡呆，」故這美麗的女孩，本身所到處，自然便有這些事情發生，同時也將發生些旁的使男子們皆顯得可憐可笑的事情。

她明白這些，她却不表示意見。

她仍然超越於人類癡妄以上，又快樂又健康的打發每個日子。

她歡喜散步，海濱潮落後，露出一塊豬色砂灘，齊平如茵褥，比茵褥復更柔和。

脚所踐履處，皆起微凹，分明地印出脚掌成脚跟美艷痕跡。這砂灘常常便印上了一行她的脚跡。許多年青學生，在無數腳迹中皆辨識得出這種特別脚跡，一顆心追數着留在那砂上那點東西，直至潮水來到，洗去了那東西時，方能離開。

每天潮水的來去，又正似乎是特別爲洗去那砂上其他縱橫凌亂的踐履記號，讓這女孩子腳跡最先印到這長砂上。

海邊的潮水漲落因月而異。有時恰在中午夜半，有時又恰在天明黃昏。

有一天，日頭尚未從海中升起，潮水已縮，淡白微青的天空，蘊嵌了稀疏的幾顆白星，海邊小山皆還包裹在銀紅色曠霧裏，大有睡猶未醒的樣子。沿海小小散步石道上矗立在輕霧中的電燈白柱，尙有燈光如星子，蒼白着臉兒。

她照常穿了那身輕便的衣服，披了一件薄絨背心，持了一條白竹鞭子，讚出了帳幕，走向海邊去。晨光熹微中大海那麼溫柔，一切萬物皆那麼溫柔，她飽飽的吸了幾口海上的空氣，便起始沿了尙有溼氣與隨處還留着綠色海藻的長灘，向日頭出處的東方走去。

她輕輕的嘯着因爲海也正在輕輕的嘯着，她又輕輕的唱着因爲海邊山脚豆田裏有初醒的雀鳥也正在輕輕的唱着。

有些銀色的霧，流動在沿海山上，與大海水面上。

這些美麗的東西會不會到人的心頭上？

望到這些霧她便笑着。她記起蒙在她心頭上一張薄薄的人事網子。她昨天黃昏時，曾同一個女伴，坐到海邊一個岩石上，聽海濤嗚咽，波浪一個接着一個撞碎在岩石下。那女孩子年紀不過十七歲，愛了一個牧師的兒子，那牧師兒子却以為她是小孩子，一切打算皆由於小孩子的糊塗天真，全不近於事實所許可。那牧師兒子傷了她的心。她便一一訴說着，且說他若再只把她當小孩，她就預備自殺給他看。問那女孩子：「自殺了，他會明白麼？除了自殺難道就並無別的辦法讓他明白嗎？而且是不是當真愛他？愛他即或是真的，這人究竟有什麼好處？」那女孩沉默了許久，昂起頭帶着羞澀的眼光，却回答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所有好處在別個男孩子品性中似乎皆可以發現，我愛他似乎就只是他不理我那分驕傲處。我愛那點驕傲。」當時她以為這女孩子真正是小孩子。

但現在給她有了一個反省的機會。她不瞭解這女孩子的感情，如今却極力來求索這感情的起點與終點。

愛她的人可太多了，她却不要他們。她覺得一切愛皆平凡得很，許多人皆在她面前見得又可憐又好笑。許多人皆因為愛了她把他自己靈魂，感情，言語，行爲，某種

定型弄走了樣子。譬如大風，百凡草木皆爲這風而搖動，在暴風下無一草木能夠堅凝靜止，毫不動搖。她的美麗也如大風，可是她希望的正是永遠皆不動搖大的樹，在她面前昂然的立定，不至於爲她那點美麗所征服。她找尋這種樹，却始終沒有發現。

她想：『海邊不會有這種樹。若需要這種樹，應當向深山中去找尋。』

的確，都市中人是全爲一個都市教育與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靈魂，皆從一個模子裏印就，一切男子的靈魂，又皆從另一模子中印出，個性與特性是不易存在，領袖標準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樣中產生的。一切皆顯得又庸俗又平凡，一切皆轉成爲商品形式。便是人類的戀愛，沒有戀愛時那分觀念，有了戀愛時那分打算，也正在商人手中轉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

海邊沒有一株稍稍倔強的，樹也無一個稍稍倔強的人。爲她傾倒的人雖多，却皆在同樣情形下露出蠢像，做出同樣的事情。世故一些的先是借些別的原因同在一處，其次就失去了人的樣子，變成一隻狗了。年紀輕些的，則就只知寫出那種又粗鹵又笨拙的信，愛了就謙卑諂媚，裝模作樣。眼看到自己所作的糊塗樣子，還不能夠引動女人，既不知道如何改善方法，便作出更可笑表示，或要自殺，或說請你好好防備，

如何如何。一切愛不是極其愚蠢，就是極其下流，故她把這些愛看得一錢不值了。

真沒有一個稍稍可愛的男子。

她厭倦了那些成爲公式的男子，與成爲公式的愛情。她忽然想起那個女孩口中的牧師兒子。她爲自己倏然而來飄然而逝的某種好奇意識所吸引，吃了點驚。她望望天空，一顆流星正劃空而逝，於是輕輕的輕輕的自言自語說道：『逝去的，也就完了。』

但記憶中那顆流星，還閃着惊人的光輝。『強一些，方有光輝！』她微笑了，因爲她自覺是極強的。然而在意識之外，就潛伏了一種欲望，這欲望是隱秘的方向曖昧的。

左拉在他的某篇小說上，曾提及一個貞靜的女人，拒絕了所有向她獻媚翰誡的一羣青年紳士，逃到一個小鄉村後，却坦然儘一個粗鹵的農夫，在冒昧中吻了她的嘴唇同手足，驕傲的婦人厭倦輕視了一切柔情，却能在強暴中得到快感。

她記起了左拉那篇小說。那作品中從前所不能理解的。現在完全理解了。倘若有那么麼湊巧的遭遇，她也將如故事所說，『毫不拒絕的輸到那金黃色稻草積上去。』

執的熱情，瘋狂的愛，火焰燃燒了自己後還把另外一個也燒死，這愛情方是愛情！

但什麼地方有這種農夫？所有農夫皆大半餓死了。這里則面前只是一片砂，一片海。

民族衰老了，爲本能推動而作成的野蠻事，也不會再發生了。都市中所流行的，只是爲小小利益而出的造謠中傷，與爲稍大利益而出的暗殺誘捕。戀愛則只是一羣雞似的男子，各處扮演着丑角喜劇。

她想起十個以上的丑角，溫習這些自作多情的男子各種不得醒的愛情，不愉快的印象。

她走着，重復又想着那個不識面的牧師兒子。這男子，十七歲的女子還只想爲他自殺哩，驕傲的人！

流星，就是騎了這流星，也應當把這種男子找到，看他的驕傲，如何消失到溫柔雅致體貼親切的友誼應對裏，她記着先前一時那顆流星。

日光出來了，燒紅了半天。海面一片銀色，爲薄霧所包裹，早日正在融解這種薄霧。消風吹入衣袂如新秋樣子。

薄霧漸漸融解了，海面光波耀目，如平敷水銀一片。不可逼視。

眩目的海濤奪日光，眩目的生活也需要類乎日光的一種東西。這東西在青年紳士中既不易發現，就應當注意另外一處！

當天那集會裏應當有她主演的一個戲劇，時間將屆時，各處找尋這個人，皆不能見到。有人疑心她或在海邊出了事，海邊却毫無徵兆可得。於是有人又以可笑的測度，說她或者走了，離開這裏了，因此赴她獨自佔據的小帳幕中去尋覓。一點簡單行李雖依然在帳幕裏，却有個小小字條貼在撐柱上，只說：『我不高興再到這裏，我走了，大家還是快樂的打發這個假期罷。』大家方明白這人當真走了。

也像一顆流星，流星雖然長逝了，在人人心目中，却留下一個光輝奪目的記號。那件事在那個消夏會中成爲一羣人談論的中心，但無一個人明白這標緻出衆的女人，爲什麼忽然獨自走去。

日頭出自東方。她便向東方注意，坐了法國郵船向中國東部海岸走去。她想找尋使她生活放光同時他本身也放光的一種東西。她到了屬於北國的東方另一海濱。

那裏有各地方來的各樣人，有久住南洋帶了椰子氣味的美國水兵，有身着寬博衣

裳的三島倭人，有流離異國的北俄，有龐然大腹由國內各處跑來的商人政客，有……他並不需要明白這些。他住到一個濱海著名旅館中後，每日皆默默的躺到海灘白沙大傘下眺望着大海太空的明藍。她正在用北海風光，洗去留在心上的南海厭人印象。她在休息。她在等待。

有時賃了一匹白馬，到山上各處跑去，或過無人海浴處，沿了潮汐退盡的砂灘上跑去。有時又一人獨自坐在一隻小艇內，慢慢的搖着小槳，把船劃到離岸遠到三里五里的海中，儘那隻小艇在一汪鹽水中漂流蕩漾。

陌生地方陌生的人羣，却並不使她感到孤寂。在清靜無擾孤獨生活中，他有了一個同伴，就是她自己的心。

當她躺在砂上時，她對於自然與對於本性，皆似乎多認識了一些。她看一切，聽一切，分析一切，皆似乎比先前明澈一些。

尤其使他愉快的，便是到了這地方來，若干遊客中，似乎並無一個人明白她是誰，雖彷彿有若干雙陌生的眼睛，每日皆可在砂灘中無意相碰，她且料想到，這些眼睛或者還常常在很遠處與隱避處注視到她，但却並無什麼麻煩。一個女子即或如何厭

煩男子，在意識中，也仍然常常有北這種由於自己美麗使男子現出種種蠢像的印象，作爲一種秘密悅樂的時節。我們固然不能歡喜一個嗜酒的人，但一個文學者筆下的酒徒，却並不使我們看來皺眉。這世界上，也有若干種爲美所傾倒的人類可憐憫的姿態。玩味起來令人微笑！

划船是她所擅長的運動，青島的海面早晚尤宜於輕舟浮泛。有一天她獨自又駕了那白色小艇，打着兩槳，沿海向東駛去。

東方爲日頭所出的地方，也應當有光明熱烈如日頭的東西，等待在那邊。可是所等待的是什麼？

在東方除了兩個遠在十哩以外金字塔形的島嶼以外，就只一片爲日光鍍上銀色的大海。這大海上午是銀色，下午則成爲藍色，放出藍寶石的光輝。一片空闊的海，使人幻想無邊的海。

東邊一點，還有兩個海灣，也有沙灘，可以作海水浴，遊人却異常稀少。

她把船慢慢的划去，想到了第三個海灣時爲止。她歡喜從船上看海邊景物。她歡喜如此寂寞地玩着，就因她早爲熱鬧弄得疲倦了。

當船搖到離開浴場的兩哩左右，將近第三海灣，接近名為太平角的山嶺時，海上雲物奇幻無方，爲了看雲，忘了其他事情。

威夏的東海，海上有兩種稀奇的境界，一是自海面昇起的陣雲，白霧似的成團成餅從海上湧起，包裹了大山與一切建築；一是空中的雲彩，五色相煊，尤以早晨的粉紅細雲與黃昏前綠色片雲爲美麗。至於中午則白雲散籠於明藍天空，特多變化，無可彷彿，又另外有一番驚人好處。

她看得是白雲。

到後夏季的驟雨到了，挾閃雷聲電閃，向海面逼來，海面之咆哮起來，各處是白色波帽，一切皆如正爲一隻人目難於瞧見的巨手所翻動，所攪動。她匆忙中把船向近岸處儘力划去。她向一個臨海岩壁下划去。她以爲在那方面最容易尋覓一個安全地方。

那一帶岩石的海岸，却正連續着有屋大的波浪，向岩石撞去，成爲白沫。船若旁近，卽不能不與一切同歸於盡。

船離岩壁尙遠，就傾覆了，她被波浪捲入水中後，便奮力泅着。

頭上是驟雨與嚇人的雷聲，身邊是黑色憤怒的海，她心想『這不是一個壞經驗！』她毫不畏怯，以為自己的能力足支持下去，不會有什麼不幸。她仍然快樂的向泅去。

她忽然記起岩壁下海面的情形，若有船隻，尚可停泊，若屬空手，恐怕無上岸處，故重復向海中泅去，再看看方向，觀察從某一方泅去，可以省事一些，方便一些。

她發現了她應當向東泅去，則可在第二海灣背風的一面上岸。

她大約還應泅半哩左右。她估計她自己能力到岸有剩餘，故她毫不忙亂。

但到後離岸只有二百米左右時，她的氣力已不濟事了，身體為大浪所搖撼，她感覺疲倦，以為不能攏，行將沉入海底了。

她被波浪推動着。

她把方向弄迷糊了，本應當再向東泅去，忽又轉向南邊一點泅去。再向南泅去，她便將為浪帶走，摔碎到岩石上。

當她在海面掙扎中，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攬住頭髮，帶她向海岸邊泅去時，她

知道她已得了救助，她手脚仍然能夠拍水分水，口中却啞啞無言，到了岸時便昏迷了。那人把她抱上了岸，儘她俯伏着，出了些鹹水，後來便護她臥下，蹲在她身邊撫摩着手心。

她慢慢的清楚了。張開兩隻眼睛，便看到一個黑臉長身青年俯伏在她身邊。她記起了前一時在水中種種情形，便向那身邊陌生男子孱弱的笑着，作的是感謝微笑。她明白這就是救她出險的男子，她想起來一下，男子卻把手搖着，制止了她。男子也微笑着，也感謝似的微笑着，因為他顯然在這件事情上得到了最大的快樂。

她閉上眼睛時，就看到一顆流星，兩顆流星。這是流星還是一個男孩子純潔清明的眼睛呢？

她迷糊着。

重新把眼睛睜開時，那陌生青年男子因避嫌已站遠了一些了。她伸出手去招呼他。且讓他握着那隻無力的手。於是兩人皆微笑着。一句『感謝』的話語融解成爲這種微笑，兩人皆覺得感謝。

年青人似乎還剛滿二十歲，健全寬闊的胸脯，發育完美的四肢，尖尖的臉，長長

的眉毛，懸胆垂直的鼻頭，帶着羞怯似的美麗嘴唇，無一不見得青春的力與美麗。

行雨早過了，她望着那男子身後天空，正掛着一條長虹。女人說：

『先生，這一切真美麗！』

那男子笑了，也點頭說：

『是的，太美麗了。』

『謝謝您，沒有您來帶我一手，我這時一定沉到這美麗海底，再不能看到這種好景緻了。爲什麼我在海中你會見到？』

『我也划了一隻小船來的，我看看雲彩，知道快要落雨了，故把船泊近岸邊去。但我見到你的白船，我從草帽上知道您是個小姐，我想告訴你一下，又不知道如何呼喊您。到後雨來了，我眼看着你把船儘力向岸邊划來，大聲告你不能向那邊岩壁下划去，你却不能聽到。我見你把船向岩邊靠攏，知道小船非翻不可，果然一會兒就翻了，我方從那邊跳下來找你。』

『你冒了險作這件事，是不是？』

男子笑着，承認了自己的行爲。

「你因為看清楚我是個女人，故那麼勇敢從懸岩上躍下把我救起，是不是？」
那男子羞怯似的搖著頭，表示承認也同時表示否認。

「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朋友了，請告我些你自己的事情罷，我希望多知道些，譬如說，你住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學校念書？家裏有些什麼人，家中人誰對你最好，誰最有趣？你歡喜讀的書是那幾本？」

「我姓梅……」

「得了，好朋友是用不着明白這些的。這對我們友誼毫無用處。你且告我，你能夠在這一汪鹹水裏盡你那手足之力，泅得多遠？」

「我就從不疲倦過。」

「你歡喜划船嗎？」

「我有時也討厭這些船。」

「你常常是那麼一個人把船划到海中玩着嗎？」

「我只是一個人。」

「我到過南方。你見不見到南方的大棕櫚樹同鳳尾草？」

「我在黑龍江黑壤中長大的。」

「那麼你到過北京了。」

「我在北京城受的中學教育。」

「你不討厭北京嗎？」

「我歡喜北京？」

「我也歡喜北京。」

「北京很好。」

「但我看得出你同別的人歡喜北京不同。別人以是北京一切是舊的，一切皆可愛。你必定以爲北京罩在頭上那塊天，踏在脚下那片地，四面八方捲起黃塵的那陣風，一些無邊無際那種雪，莫不帶點兒野氣。你是個有野性的人，故歡喜牠，是不是？」

這精巧的阿諛使年青男子十分愉快。他說：

「是的。我當真那麼歡喜北京，我歡喜那種明朗粗豪風光。」

女子注意到面前男子的眉目口鼻，心中想說；「這是個小雜兒，不濟事，一點點

溫柔就會把這男子靈魂高舉起來！你並不歡喜粗野，對於你最合適的，恐怕還是柔聲！』

但這小雛兒雖天真却不俗氣。她不討厭他。她向他說：

『你旁我這邊坐下來，我們再來談談一點別的問題，會不會妨礙你？你怕我嗎？』
青年人無話可說，只好微帶靦靦站近了一點，又把手遮着額部，眺望海中遠處，吃驚似的喊着：

『我們的船並不在海中，一定還在岩壁附近。』
他倆所在的地方，已接近砂灘，爲一個小阜上，却被樹林隔着了視線，左邊既不能見着岩壁，右邊也看不那砂灘，只是前面一片海在脚下展開。年青男子走過左邊去，不見什麼，又走過右邊去，女人那隻白色小艇正斜斜的翻臥在砂灘上，趕忙跑回來告給女人。

女的口上說，『船壞了並不礙事，』心中却想着；『應當有比這小船兒更堅固結實的「小船，」容載這個心，向寬泛無邊的人海中搖去！』她看看面前，却正泊着一隻理想的小船。強健的胳膊，強健的靈魂，一切皆還不會爲人事所髒污。如若有所得

的微笑著，她幾乎是本能地感到了他們的未來一切。

她覺得自己是美麗的，且明白在面前的一個人眼光中，她幾乎是太美麗了。她明白他曾又怯又貪注意過她的身體每一部分。她有些羞慚，但她却不怕他也不厭煩他。

他毫無可疑，只是一個大學一年生，一切興味同觀念，就是對女人的一分知識，也不會離開那一年級生的限制。他讀書並不多，對於人生的認識有限，他慢慢的在學習都市中人的生活，他也會成爲庸碌而無個性的城市中人。她初初看他，很像全不俗氣，多談了幾句話，就明白凡是高級中學所輸入於學生的那分壞處，這個人也完全得到他應得的一分。但不知怎麼樣的稀奇原因，這帶着鄉下人氣分的男子，單是那點野處單純處，使她覺得比紳士有意思些。他並不十分聰明，但初生小犢似的，天下事什麼都不怕的勇氣，彷彿雖不使他聰明，却將令他偉大。真是的，這孩子可以偉大起來！

她問他：

『你每天洗海水浴嗎？』

他點着頭，故她又問：

『你到什麼時候方離開這海濱？』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應當知道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你難道不想麼？』

『我想也沒有用處。』

『你這是小孩子說法。還是老頭子說法？小孩子，相信爸爸，因為家中人管束着他，可以那麼說。老頭子相信上帝，因為一切事皆以為上帝早有安排，故常常也不去過分折磨自己情感。你……』

女的說到這裏時，她眼看着身邊那一個有一分害羞的神氣，她就不再說下去了。

她估計得出他不是個『老頭子。』她笑了。

那男子爲了有人提說到小孩與老人意思正像請他自行挑選他便不得不說出下面的話語。

『我跟我爸爸來的。我爸爸在××部裏作參事，有人請我們上勞山去，我在山上住了兩天厭倦了，獨自跑回來了，爸爸還在山上做詩！』

『你爸爸會做詩嗎？』

「他是詩人，他同梁任公夏××會……」

「啊，你是××先生的少爺嗎？」

「你認識我爸爸嗎？」

「在××講演時我見過一次，我認得他，他不認識我。」

「你願不願不意告給我……」

女的想起了自己來此本不願意另外還有人知道她的打算了，她實極不願意人家知道她是××總長的小姐，她尤其不願意想旁近她的男子，知道她是個百萬遺產的承繼人。現在被問到時，她一時不易回答，就把手搖着，且笑着，不許男的詢問。且說：

「勞山好地方，你不歡喜嗎？」

「我怕寂寞。」

「寂寞也有寂寞的好處，他使人明白許多平常所不明白的事情。但不是年青人需要的，人年紀輕輕的時候。只要得是熱鬧生活，不會在寂寞中發現什麼的。」

「你樣子像南方人，言語像北方人。」

「我的感情呢，什麼都不像。」

『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過你。』

『這是句紳士說的話。紳士看到什麼女人，想同她要好一點時，就那麼說，其實他們在過去任何一時皆並不見到，他那句話意思也不過是說「我同你熟了」或「看你使人舒服」罷了。你是不是這意思？』

男的有點羞怯了，把手去抓取身邊小石子，奮力向海中擲去，要說什麼又不好說，不敢說。其實他記憶若好一點，就能夠說得出他在某種畫報上看到過她的相片。但他如今一時却想不起。女的希望他活潑點，自由點，於是又說：

『我們應當成爲很好的朋友，你說，我是怎麼樣一種人？』

男的說：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身分的人，但你實在是個美人！』

聽到這種不文雅的讚美，女的却並不感覺怎樣難堪。其實他不必說出來，她就知道她的美麗早已把這孩子眼目迷亂了。這時她正躺着，四肢勻稱柔和，她穿的原是一件浴衣，浴衣外面再罩了一件白色薄綢短褂。這短褂落水時已弄溼，緊緊的貼着身體。各處裝縐着。她這時便坐了起來，開始脫去那件短褂，擰去了水，晾到身邊有太

陽處去。短褂脫掉後，這女人發育合度的肩背與手臂，以及那個緊束在浴衣中典型的胸脯，皆收入了男子的眼底。

男子重新拾起了一粒石子，奮力向海中拋去，彷彿那麼一來，他一點引起妄想的東西同時也就拋入了海中。他說：『得把牠摔得極遠極遠，我會作這件事！』但石子多着，他能摔盡嗎？

女的脫掉短褂後，站起來活動了一下四肢，也拾起了一粒石子向海中摔去，成績似乎並不出色。女的傾解嘲一般說道：

『這種事我不成，這是小孩子作的事！』

兩人想起了那隻擱在淺灘上的小船，便一同跑下去看船，從水拉起擱到砂上，且坐在那船邊玩。玩得正好，男的忽向先前兩人所在的小阜上跑去，過一會，纔又見他跑回來。原來他爲得是去拏女人那件短褂！把短褂拏來時晾到船邊，直到這時兩人似乎才注意到這個男子身上所穿的衣服，不是入水的衣服。這男孩子把船從浴場方面繞過砲台搖來時，本不預備到水中去，故穿得是一件白色翻領襯衫，一條黃色短袴。當時因爲匆忙援救女子，故從岩壁上直向海上跳下，後來雖離了險境，女子蘇醒了，只

顧同她談話，把自己全身也忘記了。

若干時以來，溼衣在身上還著着，這時女子才說：

『你衣全溼了，不好受罷。』

『不礙事。』

『你不脫下衣擰擰嗎？』

『不礙事，晒晒就乾了。』

男子一面用木枝畫着砂土，一面同女子談了很多的話。他告給她，關於他自己過去未來的事情，或者說得太多了些，把不必說到的也說到了，故後來女人就問他是不是一直想下海中去游泳一陣。他說他可以把小船送她回到惠泉浴場去，她却告他不必那麼費事，因為她的船是旅館的，走到前面去告給巡警一聲，就不再需要照料了。她自己正想坐車回去。

其實她只是因為這男子太接近了，無從認清這男子。她想讓他走後，再來細細玩味一下這件湊巧的奇遇。

她爬上小阜去。眼看到那男孩子上了船，把船搖着離開了海岸後，這方面搖着

手，那方面也搖着手，到後船轉過峭壁不見了，她方重新躺下，甜甜的睡了一陣。

他們第二天又在浴場中見了面。

他們第三天又把船沿海搖去，停泊在浴人稀少的長砂旁小灣裏，在原來樹林裏玩了半天。分別時，那女孩子心想：『這倒是很好的，他似乎還不知道說愛誰，但處處見得他愛我！』她用得是快樂與遊戲心情，引導這個男孩子的感情到了一個最可信任的地位。她忘了這事情的危險。弄火的照例也就只因為火的美麗，忘了一切灼手的機會。

那男孩子呢？他歡喜她。他在她面前時，又活潑，又年青，離開她時，便諸事毫無意緒。他心亂了。他還不會向她道『他愛了她，』他並不清楚什麼是愛。

她明白他是不會如何來說明那點心中煩亂的愛情的，她覺得這些方面美麗處，永遠在心上構成一條五色的虹。

但兩人在湊巧中成了朋友，却仍然在另一湊巧中發生了點誤會，終於又離開了。

（一個極長的冬天。）

二年級。

他們仍然見了面。她成了往日在南海之濱所見到的一個十七歲女孩子，非得到那個男孩子不成了。

她愛了他。他却因為明白了她就是一個官僚的女子，且從一些不可為據的傳聞上，得到這個女人一些故事，他便儘避着她。

年齡同時形成兩人間一重隔關，女人却在意外情形中成爲一個失戀者。在各樣冷淡中她仍然保持到她那分真誠。至於他呢？還只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孩子，氣概太強了點，太單純了點，只想在化學中將來能有一分成就，對於國家有所貢獻，這點單純處使他對於戀愛看得與平常男子不同了。事實上他還是個小孩子，有了信仰，就不要戀愛了。

如此在一堆無多精彩的連續而來的日子中，打發了將近一千個日子。兩人只在一分親切友誼裏自重的過着下去。

到後却終於決裂了，女人既已畢了業，且在那個學校研究院過了一年，他也畢業了。她明白這件事應得有一個結束，她便結束了這件事，告給他，她已預備過法國

去。那男的只是用二年來已成習慣的態度，對於她所說的話表示同意，他到後却告她，他只想到上海一家酸類工廠做助理技師，積了錢再出國讀書。

她告他只要他想讀書，她願意他把她當個好朋友，讓她借給他一筆錢。他就說他並不想這樣讀書，這種讀書毫無意思。

他們另外還說了別的，這驕傲美麗的男子，差不多全照上面語氣答復女子。

她到後便什麼話也不說，只預備走了。

他恰好於這時節在實驗室中了毒。

後來入醫院，成為協和醫院病房中一位常住者，病房中病人床邊那張小椅子上，便常常坐了那個女子。

人在病中性情總溫柔了些。

他們每天溫習三年前那海上一切，這一片在各人印象中的海，顏色鮮明，但兩人相顧，却都不像從前那麼天真了。這病對於女人給了許多機會，使女人的柔情，在各種小事上，讓那個躺在白色被單裏的病人，明白牠。領會牠。

（春天，有雪微融的春天。不，黃葉作證。這不是春天！）

一輛汽車停在西山飯店前門土地上，出來了一個男子，一個碩長俊美的男子，一個女人，一個穿了綠色絲質長袍的女人，兩人看了三樓一間明亮的房間。一會兒，汽車上的行李，一個黃衣箱，一個黑色打字機小箱，從樓下搬來時，女人告給穿制服的僕役，囑告汽車夫，等一點鐘就要下山。

過了一點鐘後，那輛汽車在八里莊坦平官道上向城中跑去時，却只是一輛空車。

.....

將近黃昏時，男子擁了薄呢大衣，伴同女人立定在旅館屋頂石欄杆邊，望一抹輕霧流動於山下平田遠村間，天上有頽霞如女人臉輔，天空東北方角隅裏，現出一粒星星，一切皆如夢境。旅館前面是上八大處的大道，山道上正有兩個身穿中學生制服的女孩子。同一個穿翻領襯衣黃色短褲的男子，向旅館着門人詢問上山過某處的道路。一望而知這些年青人皆是從城中結伴上山來旅行的。

女人看看身旁久病新癒的男子，輕輕的透了口氣。

去旅館大約半里遠近，有一個小小山阜，阜上種道全是洋槐，那樹林浴在夕陽

中，黃色的葉子更覺得耀入眼目。男子似乎對於這小阜發生了興味，向女人說；

『我們到那邊去看看好不好？』

女人望了一望他的臉兒，便輕輕的說：

『你不是應當休息嗎？』

『我歡喜那個小山。』男的說。『這山似乎是我們的……』

『你不能太累！』女的雖那麼說，却側過了身，讓男的先走。

『我精神好極了，我們去玩玩，回來好吃飯。』

兩人不久就到了那山阜樹林。這裏一切恰恰同數年前的海濱地方一樣，兩人走進樹林時，皆有所驚訝，不約而同急促的舉步穿過樹林，徬徨樹林盡處，即是那片變化無方的大海。但到了樹林盡頭處，方明白前面不是大海，却只是一個私人的墳地。女的一見墳地，爲之一怔，站着發了癡，男的却不注意到這墳地，只愉快的笑着。因爲更遠遠，夕陽把大地上一切皆鍍了金色，奇景當前，有不可形容的美麗。

男子似乎走得急促了一些，已微微作喘，把手遞給女子後，便問女子這地方像不像一個兩人十分熟習的地方。她聽着這個詢問時，輕微的透了一口氣，勉強笑着，

用這個微笑掩飾了自己的感情。

『回憶使人年青了許多，』男的自言自語的說着。

但那女的却自心中回答着；『一個人用回憶來生活。顯見得這人生活也只剩下些殘餘渣滓了。』

晚風輕輕的刷着槐樹，黃色葉子一片一片落在兩人身上與腳邊，男子心中既極快樂，故意作成感慨似的說：

『夏天過了，春天在夏天的前面，繼着夏天而來的是秋天。多美麗的秋天！』

他說着，同時又把眼睛望着有了秋意的女人的眼，眉，口，鼻。她的確是美麗的，但一望而知這種美麗不是繁花壓枝的三月，却是黃葉藉地的八月。但他現在覺得她特別可愛，覺得那點嫵媚處，卻使她超越了時間的限制，變成永遠天真可愛，永遠動人吸人的好處了。他想起了幾年來兩人間的關係，如何交織了眼淚與微笑，他想起她因愛他而發生的種種事情，他想起自己幾年來如何被愛。卻只是初初看來好像故意逃避，其實說來只是漫無理性的拒絕，便帶了三分羞慚，把一隻手向女人伸去，兩人握着了手，眼睛對着眼睛時，他便抱歉似的輕輕的說；

『我快樂得很。我感謝你。』

女人笑了。瞳子溼溼的，放出晶瑩的光。一面愉快的笑，一面似乎也正孤寂的有所思索，就在那兩句話上，玩味了許久，也就正是把自己嵌入過去一切日子裏去。

過了一會，女人說：

『我也快樂得很。』

『我覺得你年青了許多，比我在山東那個海邊見你時還年青。』

『當督嗎？』

『你看我的眼睛，你看看你就明白你的美麗處，如何反映在一個男子驚訝上！』

『但你過去並不從不爲什麼美麗所驚訝，也不爲什麼溫柔所屈服。』

『我這樣說過嗎？』

『雖不這樣說過，却有這樣事實。』

他傍近了她，把另一隻手輕輕的搭上她的肩部，且把頭靠近她鬢邊去。

『我想起我自己糊塗處，十分羞慚。』

她，把臉掉過去，遮飾了自己的悲哀，却輕輕的說道：

『看，下面的村子多美！……』

男子同一個小孩子一樣，走過她面前去，搜查她的臉，她便把頭低下去，不再說話。他想擁她，她却向前跑了，前面便是那個不知姓氏的墳園短牆，她站立在那里不動，他趕上去把她兩隻手皆捏得緊緊的，臉對着臉，兩人皆無話可說。兩人皆似乎觸着一樣東西，啞了，不能用口再說什麼了。

女的把一隻白白的手摩着男的臉頰同胳膊，『冷不冷？夜了，我們回去。』男的不說什麼，只把那隻手拖過嘴邊吻着。

兩人默默的走回去。

到旅館後，男的似乎還興奮，躺在一張靠背椅上，女的則站在他的身邊，帶着親切的神氣，把手去撫男子的額部，且輕輕的問他：

『累不累？頭昏不昏？』

男的便仰起頭顱，看到女人的白臉，作將近第五次帶着又固執又孩氣的模样說：

『我愛你。』

女的笑說：

『不愛既不必用口說我就明白，愛也可以無需乎用口說。』

男的說；

『還生我的氣嗎？』

女的說：

『生你什麼氣？生氣有什麼用處？』

兩人後來在煤油燈下吃了晚飯。飯吃過後，女的便照醫生所囑咐的把兩種藥水混香合到一個小瓶子裏，輕輕的搖了一會，再倒出到白磁杯子裏去。

服過了藥，男的躺在床上，女的便坐在床邊，同他來談說一切過去事情。

兩人談到過去在海邊分手那點誤會時，男的向女的說：

『……你不是說再讓我另外給你一個機會，證明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嗎？我問你，究竟是什麼樣的機會？』

女的不說什麼，站起了一下，又重復坐下去，把臉貼到男的臉邊去。男的只覺得香氣醉人，似乎平時從不聞過這種香味。

第二天早上約莫八點鐘，男的醒來時，房中不見女人，枕頭邊有個小小信封，一個外面並不署名，一拈到手中却知道有信件在裏面的白色封套。撕去了那個信封的紙皮，裏面果然有一張寫了字的白紙，信上寫着：

我不知什麼，總覺得走了較好，爲了我的快樂，爲了不委屈我自己的感情，我就走了。莫想起一切過去有所痛苦，過去既成爲過去，也值不得把感情放在那上面去受折磨。你本來就不明白我的。我所希望的，幾年來爲這點願心經驗一切痛苦，也只是要你明白我。現在你既然已明白我，而且愛了我，爲了把我們生命解釋得更美一些，我走了，當然比我同你住下去較好的。

你的藥已配好，到時照醫生說的方法好好吃完，吃後仍然安靜的睡覺。學做個男子，學做個你自己平時以爲是男子的模樣，不必大驚小怪，不必讓旅館中知道什麼。

希望你能照往常一樣，不必擔心我的事情。我並不是爲了增加你的想念而走的。我只覺得我們事情業已有了一個着落，我應當走，我就走了。

願天保佑你

如燕留

把信看完後，他趕忙掀床邊電鈴，聽差來了，他手中還捏着那個信，躺在床上，本想詢問那聽差的，同房女人什麼時候下的山，但一看到聽差，却不作聲，只把頭示意，要他仍然出去。聽差拉上了門出去後，他伸手去攫取那個藥瓶，藥瓶中的白汁，被振蕩時便發着小小泡沫。

他望着這些泡沫在振蕩靜止以後就消滅了，便繼續搖着，他愛她，直覺得真愛了她。

扇陀

六月在青島寫成選自如蕤集

一個販騾馬的商人，正當着許多人的面前，說到他如何爲婦人所虐待，有一天吃了點酒，用趕騾馬的鞭子，去追趕他那個性格惡劣的婦人，加以重重的毆打，從此以後這婦人就變得如何貞節良善時，全屋子裏的客人，莫不撫掌稱快。其中有幾個曾經被他太太折磨虐待過多年的，就各在心上有劃算，看看到了北京以後，如何去買一根鞭子，將來回家，也好如法泡製。

販驛馬商人稍稍把故事停頓了一下，享受那故事應得的獎勵。等候掌聲平息前，就用下面的話語，結束了他的故事：

「……好好記着，不要放下你的鞭子！不要害怕她們，女人不是值得男子害怕的東西。不要尊敬她們，由於你們過分的尊敬，使她們常常忘却了自己是一種什麼樣不完備的，低能的，兩腳畜牲，久而又久她就會裝模作樣來踐踏你。了她們看下賤一點，不要理會她們，遇着她們一說謊時就把你手中鞭子揚起揮動你平常時節怎麼樣去管束你的劣馬就同樣採用那個方法去教訓女人。現在的好女人，不必再用鞭子去抽牠們，那是牠祖先被打多日生養出來的。現在的好女人，也正是幾千年來作丈夫的能在各種方面負責鞭她們的結果！我們呢，我們的責任若輪到了頭上，非用鞭子不可時，不盡責就得受懲罰！」

這商人很明顯的，是由於自手一次意外的發明，把女人的能力，以及有關女人的種種優美品德，——就是在下等社會中的女人尤不缺少純良節儉與誠實品德，都彷彿不大注意，話語也稍稍說得過分了。

那時節在屋角隅那堆火旁，有四個回火的巡行商人，其中之一忽然站起來說話

了。這人臉上鬚鬚極亂，身上披了件向外反穿的厚重羊皮短襖，全身臃脹如同一頭狗熊。站起身時他約束了下腰邊的帶子，用那所爲日風灸，冰雪所凝結，帶一點兒嘶啞發沙的嗓子，喊着屋中的主人，他意思似乎有幾句話要說說。不必疑惑，這人對於前面那個故事，有一種抗議，有一分異議，大家皆一望而知。

這人半夜來皆不作聲，只沉默地坐在火邊烤火，間或用木柴去攪動身前的火堆，使火中木柴從新爆着小小聲音，火焰向上捲去時，就望着火焰微笑，他同他的夥伴，似乎都只會聽其他客人故事，自己却不會說故事的。現在聽人家說到女人如何只適宜用鞭子去抽打，說到女人除了說謊流淚以外，一切事業由於低能與體力缺陷，皆不會作好，還另外說到無數褻瀆這世界上女人的言語，說話的却是一個馬販子！因此這商人便想着：

「如果一切都是事實，女人全那麼無能力，無價值，你只要管教得法，她又如何甘心爲你作奴作婢，那過去由於恐懼，對女人發生的信仰，以及在這信仰上所犧牲的種種，豈不完全成爲無意思的東西了嗎？」

他想得心中有點難過起來，正由於他相信女人是世界上—種非凡的東西，一切奇

蹟皆爲女人所保持，凡屬駕雲乘霧的仙人，水底山洞的妖怪，樹上藏身的隱士，朝廷辦事的大官，遇到了女人時節，也總得失敗在她們手上，向她們認輸投降。就由於這點信仰，故他如今到了三十八歲的年齡，還不敢同女人接近。這信仰的來源，則爲他二十年前跟隨了他的爸爸在西藏經商，聽到了一個故事的結果。故事中的一個女人，使他當時感受極深的印象，一直到如今，這印象還不能夠爲時間揩去。他相信女人能力在天下生物中應居首一位，業已相信了二十年，現在并且要來爲這信仰說話了。

大家先料不到他也會有什麼故事，現在看他站起身時，柴堆在他身旁捲着紅紅的火焰，火光照耀到這人的全身，有一種狗熊豎立時節的神氣。一個生長城市讀了幾本書籍自以爲善於「幽默」的小子，就乘機取笑這其貌不揚的商人對衆人說：

「弟兄弟兄，請放清靜一點，聽我說幾句話。先前那位老板，給我們說的故事，使我們認爲十分開心。一切幸福皆應是學生的姊妹，故我十分相信。從這位老板口中，也還可聽出一個很好的故事。你例瞧，（他說時充作耍狗熊的河南人神氣，指點商人的臉龐同身上，）這有趣的……，不會說無趣的故事！」他把商人拉過那大火堆邊去，要那商人站到一段木頭上面，「來，朋友，你說你的。我相信你有說。你不是

預備要說你那位太太，她如何值得尊敬畏懼嗎？你不是要說由於她們的神秘能力，當你長年出外經商時節，她在家中還能每年為你生育一個團頭胖臉的孩子嗎。你不是要說一個女人在身體方面有些部分高腫，有些部下陷，與一個男子完全不同，覺得奇怪也就覺得應當畏懼嗎？許多人都是這樣對她太太發生信仰的，只是仍然請你說說，放大方一點來說，我們這夜裏很長，應當有你從從容容說話的時間。」

這善於談諧的城市中人，所估計的走了形式，這一下可把商人看錯了一會兒他就會明白他的嘲笑，是應從商人方面退回來，證明自己簡陋無識的。

那商人怯生生的補人拉過去，站在那段木頭上，聽人說到許多莫明其妙的話語，輪到他說話時就說：

「不是，不是，我不說這個！我是個三十八歲了的男子，同鬮雞一樣，還沒有用過身體上任何部分挨過一次女人。我覺得女人極可嚇怕，並且應當使我們嚇怕。我相信女子都有一種能力，可以把男子變成一塊泥土，或和泥土差不多的東西。不管你是什麼樣結實硬朗的傢伙，到了她們的手中，完全不濟事。我赫怕女人，故我現在年齡將近四十歲，財產分上有了十四匹駱駝，三千銀錢的質物，還不敢隨便化點錢買一個

女了。」

衆人聽說都很奇怪，以爲這人過去既并不被女人欺騙和虐待，天生成那麼怕女人。真是罕見的事情。就有人說：

「告給我們你怕女人的道理，不要隱瞞一個字。」

這商人沒望四方，看得出衆人的意思！他明白他可以從從容容來說這個故事了，他微笑着，在心裏說：「是的一個字我也不隱瞞的，」就不慌不忙，覆述了下面那個在十七歲時聽來的故事。

「過去很久時節，很遠一個地方，有那麼一個國家：地面不大不小。由於人民飲食適當，婚姻如期舉行，加之帝王當時選擇得人，故地方十分平安，人民全很幸福。這國家國內有幾條很大的大河，橫橫的貫通境內各處，氣候又十分調和，地面豐富異常。全國出產極多，農產物中五穀同水果，在世界上附近各個小國內極其出名。那地方氣候好到這種樣子，人民需要晴時天就大晴，需要水時天就落雨；凡生長到這個小國中的人民，都知道天不遺棄他們，他們也就全不自棄，人人自尊自愛，奉公守法，勤儉，耐勞，誠實大方。凡屬於人類中諸多良善品德，倘若在另一族類，另一國家，

業已發現過了，這些真理的產品。在這小國人民性格上也十分完全，毫不短少。這國家名爲波羅蒂長，在北方古代史上原有牠一個位置。

波羅蒂長國中，有一個大山，高一百里，寬五十里，峯巒競秀，嘉樹四合，藥草繁多，絕無人跡。這大山早爲國家法律訂下一條規定，不能隨便住人，只許百獸任意蕃息。山中僅有一位博學鴻儒，隱居山洞，讀書修道，冥坐絕慾，離開人世，業已多年。某年秋天，一個清晨，這隱士起身時節，正在用盤盂處置他的小便看見有兩隻白鹿正在洞外芳草平地追逐跳躍，遊戲解悶，中間有母鹿一匹，生長得秀美雅潔，和氣親人，眼光溫柔，生平未見。這隱士當時，心中不知不覺，爲之一動。小便完事以後，照例盤中小便，都應捨給山中鹿類，當作飲料。這母鹿十分欣悅，低頭就盤，舐完盤中所有以後，就向山中走去。

爲時不久，這母鹿居然懷了身孕，一到月滿，就生出小鹿一隻。所生小鹿，眉目口鼻，一切皆完全如人，僅僅頭上長出一對小小肉角，兩脚異常纖秀，這母鹿正當牠生產時，因想起隱士洞邊向陽背風。故跑近隱士住洞邊，在草地中生產。落下地後，母鹿看看，「原來是一小孩！」既不能帶這小孩跳山躍澗，故把小孩銜放隱士洞邊，

自己就跑去。

隱士那時正在讀書，忽然聽到洞外有小孩子大哭，心中十分希奇。走出洞外一看，就見着這人鹿同生的孩子，身體極其細嫩，眼目緊閃，抱起細看，頭脚尚有鹿形，眼目張開時節，流眄四顧也如另一地方另一相熟眼目。隱士心中納罕：「小孩來處，必有一個原因！」從目光中隱士即刻明白小孩一定是母鹿所生，小孩爸爸，除了自己也沒別人了，故把小孩好好抱回洞裏，細心調養。

隱士住在山裏業已多年，讀書有得，飲食皆極隨便，不至害病。隱士既不吃煙火故此小孩口渴，隱士就為收取草上露珠，當作飲料。小孩飢餓，隱士又為口嚼松子，當作飯食。小孩既教育有方，加之身上有母鹿血氣，故從小就健康聰明，活潑美麗。到後年齡益長，隱士又十分耐煩，親目教他一切學問，使他明白天地各種祕密，瞭然空中諸星，地面百物，如何與人類有關。又讀習經典，用古聖先賢，所想所說一切艱深事情，作為小仙人精神糧食。隱士只差一事不說，就是女人，不說女人究竟如何，就因為對於女人，隱士也不十分明白。

這隱士到後道行完滿，就離開本山，不知所往。那時節母鹿所生，隱士所養，年

紀業已二十二歲。因爲教育得法，年紀雖小，就有各種智慧，百樣神通，又生長美壯聰明，無可彷彿，故諸大鬼神，莫不愛悅。隱士既已他去，這候補仙人，就依然住身山洞，修真養性，澹泊無爲，不預人事。

一天，正在山中散步，半途忽遇大雨，這雨正爲波羅蒂長國中所盼望的大雨，山中落了雨後，山水暴發，路上極滑，無意之中，使這候補仙人傾跌一跤，打破法寶如件。同時且把右脚扭傷。

這候補仙人，心中不免嗔怒，以爲自然阿諛人類，時候還不即到，只需請求，不費思索，就爲他們落雨，自然尊嚴，不免失去。且這雨似乎有意同自己爲難，他從頭上脫下帽子，盪滿一帽子清水，口中念出種種古怪咒語，咒罰波羅蒂長國境，後此不以落雨，這種咒語，乃從東方傳來，十分靈驗。不至十一年後，決不會半途失去效力。這候補仙人，既然法力無邊，天上五龍諸神，皆尊敬畏怖，有所震懾，一經吩咐，不敢不從。故詛咒後，波羅蒂長一國，從此當真就不降落點滴小雨。

天不落雨太久，河水井水，也漸以涸枯起來，五穀不生，百菓萎悴，一連三年。三年不雨，國家漸起恐慌。國家漸貧漸國庫收入短少，不敷開支，人民男女老幼，無

法可以生存。

波羅蒂長國王，爲人精，幹練，負責愛民，諸般方法，皆無結果。他很明白，若從此以往，再不落雨，天旱明久，國家人民，皆得消滅。人民挨餓太久，心就糊塗焦燥，易來煽惑，若有一二在過人物，造謠生事，胡說八道，以爲一切天災，及於本國，皆爲政府辦事不力，政野組織不妥，如欲落雨，必需革命。雖革命與落雨無關。由於人民挨餓過久，則後終體免革命發生。國家革命，就須流血，一切革命歷史，莫不用血寫成，國王故想不如不早推位讓賢，省得發生內爭。國王雖有讓位之心，一時又覺無賢可讓。眼見本國人民，挨餓死生，無法救助，故憂愁煩惱，寢食皆廢。

國王有一公主，授照國家法律，民天皆同平民女子，共往公共井邊，用木製轆轤，長長繩綆，向深井中汲取地下水每灌溉田地，爲國服務。公主白日在外，常與平民接近，常聽平民因餓唱出各種怨而，怒的歌謠，一回宮中，又見國王異常沉悶，就爲國王唱歌解悶。國王聽歌，更覺不難。公主就問國王：「國王爸爸，如何可以救國」且說若果救國還有辦法，必得犧。公主，自己心願爲國犧牲。

國王就說：

「一切辦法，皆已想盡，國家前途，實深危險。人民雖皆明白天災不可倖免，但怨嗟歌謠，業已次第而生，若不即早設法，終究，免革命。發生革命，不拘誰勝誰負。一切秩序，不免破壞無餘，政府救濟，更多棘。故思前想後，皆覺退位讓賢較好，細想種種，一時又無賢可讓，所以心中十分爲難」。

公主就把在外所聽風謠，種種國民事情，加以分析，建議國王：

「國王爸爸，致一既很煩心，不易一人解決，不如召集大官名臣，國內各黨各派，推舉多通人物，同不於堂，商量辦法。首先討論天災來源。其次籌措善後救濟，或有結果。若這事實在」就國王專政而起，國王退位，就可以使上天落雨，處果百物，滋生遍地，國王爸爸聽表應即刻辭職。若一切另有原因，另有辦法，就討論辦法，國王爸爸，就負責執行」

國王心想：公主言之有理！就按照國法，召集全國公民代表會議，聚集全國公民代表，討論波羅蒂長一國，應付這次空前天災種種方策。

開會時節，國王主席：首先致辭，說明種種，希望代表隨意發言，把這事情公開

討論。

當開會時，其中就有一個聰明公民，多聞博識，獨明本國天旱理由，於是當衆發言：

「國王陛下，大臣殿下，有意負責教國，明白一切應從根本入手，故有今天大會。查我波羅蒂長國家，本極富足，有吃有喝，無有憂患，今已二年不雨，國困民貧，設若長此以往，當然不堪設想。根據公民所知，這次天災，并非國王在位，或大臣循私所致。只為本國憲法所定，國中那個供給禽獸蕃殖的名山，有一年青候補仙人，父親生為隱士，母親身是白鹿，神力無邊，智慧空前。這候補仙人平日研究學問，不管人事，安靜自守，與世無逆却。當某一天，因事上山，在半途中，天忽落雨，山路因雨路滑，故摔跌一跤，扭傷右腳。這候補仙人，右足無端受傷，心懷憤憤，追究原因，實為落雨所致，雨水下落，又實為本國人民盼望所致，因此詛咒天上，十二年中，不許落下點滴小雨，我波羅蒂長國家，三年不雨，原因在此。故欲盼望落雨，先應明白此事根本所在。」

國王聽說本國雨不再落，只是這樣一件事，就說：

「治國惟賢，輕典昭明，本國既有此等聖人，力能支配天地，管束陰陽，用爲國王，對我人民，必能造福，朕必即刻退位，以讓賢能。」

多數公民，皆不說話。

有一首相，在國內負責多年！明白治國不易。想使國家秩序井然，有條不紊，正賴政體鞏固，權力集中，治國所需，不儘只在高深學理法力，經驗能力，兼有并存，加以負責，才可弄的。聽說國王就想讓位，不敢贊同，便說：

「皇帝陛下，讓出王位，出於誠意，代表諸君，想當明白。國王意思極好，爲國爲民，可謂無可與比。不過一切打算，不合目前國家情形。任何國家施政，有不好處，國中人民，加以反對，若攻擊批評，只是二二三在野名流，雖想救國，不會做官，尙從不聽說輕易讓賢，把國家組織，陶入紛亂。何況仙人，平時清高澹泊，不問世事，沉靜自得，有如木石，卽有高尙理想，如何就可治國？並且事情既不過由於一擗而起，照本席主張，不如派員慰問，較爲得體。本國對這年青仙人，若想表示尊敬，使他快樂，同他合作，免得或爲他人所利用，妨礙國家統一，不如取法他國，把這候補仙人，當成國內元老，一切事情，對他十分客氣，遇事不能解決，就卽刻命駕領

教，總以哄得仙人歡喜不發牢騷，國家前途！方有辦法。」

另外有一陸軍大臣，頭腦簡單，性情直率，國內兵士，全在一人手中，生平擁護國王，信仰首相，故繼續發言：

「皇帝陛下，所說使人感動，首相殿下，所說使人佩服。國王若想退位，好意不能為全國國民見諒。因為國民盼望國王幫忙，並且相信，這個時節，也只有國王可以幫忙。我國旱災，既為仙人一摔而起，首相意見，本席首先贊同。若國家可以同這刁鑽古怪合作，各種條件，皆應負責答應。若方法用盡，還不落雨，本席職責所在，向天賭咒，領率全國兵士，來與周旋，不怕一切，總得把這仙人神通打倒。」

陸軍大臣，所說理直氣壯，故全體公民代表，莫不動容，鼓掌稱善。其中有一公民，見事較多，知識開明，覺得打倒仙人。很不像話，就說：

「救災方法還多，武力打倒仙人，本席以為不必。國家多上一個仙人，如同國家多有一個詩人想一樣，實為我波羅蒂長國中光榮。公民盼望，只是皇帝陛下，代表我們公民全體，出辦法，能與仙人合作。若說武力周旋，效法他國，文人學者，捉來即刻把頭割下，辦法雖在，輕而易舉，所作事情。實極愚蠢。我波羅蒂長國中，國家雖

小，不應愚蠢就到如此地步，在歷史上爲我國王留一污點。政府若斷然處置，公民不能同意。」

另一公民，爲了補充前說，又繼續說：

「他國短處雖不足取法，他國長處又不可不注意：公民以爲我們本國，不如仿照他國，設立一個國家學院。或研究院，位置這種有德多能的仙人，讓他讀經習禮，不問國事。給他最大尊敬和夠用薪水，不使他再挨餓受涼，也不使他由於過分孤寂，將脾氣變壞，則一切問題，皆易解決！」

另一公民又說：

「仙人甚麼政不缺少，不如對他一極大爵位，一定可以希望從此合作。」

發言公民極多。政府意思。就是讓這些公民代表，充分發表意見，大家決議以後。斟酌執行。但因過去一時，政府太能負責，一切政策，不用平民擔心，政府莫不辦得極爲妥當合理。政府太好，作公民的，就皆只會按照分定，作事做人，因此一來把一切民主國家公民監督政府的本能，也皆完全全消失無餘了。到時人人各自發抒意見，皆近空談。不落邊際。

還是首相發言提出辦法，希望大家注意，這會議到後，才有眉目。

會議結果，就是政府公民，全體同意，以為先得想方設法，把這候補仙人，感情轉換過來。不問條件，皆可商量。只要落雨三日，仙人若有任何貪婪條件提出，國王首相，皆當代表國民，簽字承認。

但這個古怪仙人並非其他國家知識階級可，（據說知識階級，若為政府蔑視過久時節，性之所近，喜發牢騷，詛咒政府，常有話說，只須政府當局，稍稍懂事，應酬有方，就可無事。）生平性情孤僻，不慕榮利，威脅利誘，皆難就範。仙人住處，又在深山，不是租界可比，故首先成爲問題，就是波羅蒂長國家政府，應用何種方法，方能接近這候補仙人，商談一切。

因在會代表，並無人能同這仙人來往，最後方決定懸出賞格，招募一人，若有人來應募，能在一定時期，見到仙人，或有方法，懇求仙人，使咒語失去效率，或能請求仙人下山，來到國都開會，不論何人，皆加重賞。

會議散後，國王立刻執行決議，頒布賞格，張貼全國，各處通都大邑，四衢四門，莫不有這賞格懸。布國王大大方方，表示出來：

「我國旱災，不能免去，細查來由，皆是肉角仙人發氣所致。爲此布告國人：

「凡有本領，能夠想方設法，哄倒肉角仙人，放棄咒語，使我波羅蒂長國中，再落大雨者：若想作官，國王聽憑這人選擇地面，與之分國而治；若想討娶一房老婆。最美麗聰明公主，卽刻下嫁。」

國民皆爲重賞誘惑，目眩神馳，惟一聞仙人住處，就在大山之上，於是又各心懷畏怖，寶愛性命，不敢冒險應募。

那個時節，波羅蒂長國中，就有一女子，名字叫做扇陀。這個女人，長得端正白皙，豔麗非凡；肌膚柔軟，如酪如酥，言語清明，如鸞黃鸝。女人既然容華驚人，家中又有巨富千萬那天聽到家下用人說到這種事情，並且好事家人，又憑空虛撰仙人種種驕傲佚事，給扇陀聽，扇陀因此心極不平。又因國王賞格，中有公主作爲獎賞一條。對於女人，有輕視意思。因此來到王宮門前，應王徵募。

衆人一見，最先來此應募，乃是女子，皆以爲「女人所長，卽非插花傅粉，就是掃地鋪牀，何足算數？」故當時不甚措意接待十分平常。

扇陀就同執事諸人說明來意：

「我的名字叫做扇陀，各位大老，諒不生疏，今應王慕前來！請問各位：這個肉角仙，究竟是人是鬼？」

衆人皆知國中有扇陀，富甲全國，美如天女，今見來人，口氣不俗，不敢十分疏慢，就說：

「這個肉角仙人，無人見過，只是根據舊書傳說：爸爸原是一隱士，母親乃是一個白鹿，可說他是一人，可說他是一獸。所知只此。更難詳盡。」

扇陀聽說，心中明白，隱士所以逃避人間，就爲怕爲女人愛慾纏縛，不能脫身，故卽早逃避。如今仙人既由隱士同畜牲生養，一切不難，故卽向人宣言：

「若這仙人是鬼，我不負責。若這仙人是人，我有巧妙方法，可以降伏。今這大仙不止是人，靈魂骨血，雜有獸性，凡事容易，毫不困難。只請各位大老，代稟國王陛下，容我一見，我當親向國王說出諸般方法，着手實行。」

扇陀宣言以後，諸官卽刻攜帶這人入宮，引見國王，一一稟明來意。

扇陀所說，事情十分秘密。國王深知扇陀家中，確有巨富千萬，相信種種，並非出乎騙詐，故當時就取一個金盤，裝好各種珍奇金器，一翡翠盤，裝滿各種珠寶，一

對龍角，裝滿真珠合人間難得寶貝，送給扇陀，吩咐她照言行事。

扇陀既得國王信託，心中十分高興，臨行向王告辭，因為要安慰老年國王，且留下話語，須備將來事實證明：

扇陀道：「國王陛下，不必擔憂，降伏仙人，一切有我！此去時日；必不甚久，國內土地，就可復得大雨！落雨以後，我尚應當想出一個辦法，必將仙人，當成一匹小鹿，騎跨回國！仙人來時，進見大王，叩頭稱臣，也不甚難！」

國王當時似信非信。

扇陀拿了國王所給寶物，回家以後，即刻就派無數家人攜帶各種寶物，分頭出發，向國內各處走去，徵發五百輛華貴轎車，裝載五百美女，又尋覓五百貨車，裝載各種用物。百凡各物，齊備以後，即刻全體整隊向大山進發，牛脚四千，踏土翻塵，牛角二千，嶷嶷數里。車中所有美女，莫不容態婉變，斌媚宜人，嫻習禮義，巧善辭令，雖肥瘦不一，却能各極其妙。貨車所載，言語不可殫述；有各種大力美酒，色味皆與清水無異，吃喝少許，即可醉人。有各種歡喜丸子，皆用藥草配合，捏成種種水果形式，加上彩繪，混淆果中，只須吃下一枚，就可使人狂樂，不知節制。有各種碗

磔。各種織物。有鳳翼排簫，碧玉豎簫，吹時發音，如鳳嘯，有紫玉笛，銅笛，磁笛，皆箇性不同，性格相近女人吹時，即可把她心中一切，由七孔中發出。有五色玉磬，隕石磬，海中苔草石磬。有寶劍寶弓，車輪大小貝殼，金色逕尺蝴蝶，有一切耳目所及與想像所及各種傢具陳設，使人身心安舒，不可名言，牠的來源，則多由巧匠仿照西王母宮尺寸式樣作成的。

且說。這一行人衆，到達山中時節，女子扇陀，就下車命令用人，着手鋪排一切，把車上所有全部卸下。吩咐木匠，把建築材料，在仙人住處不遠，搭好草菴一座，外表務求樸素淡雅，不顯僞俗。草菴完成，又令花匠整頓屋前屋後花草樹木，配置恰當。花園完成，又令引水工人從山澗導水，使水繞屋流動不息，水中加下天鵝，鴛鴦，及種種鳥類。一切完了以後，扇陀就令隨來男子，皆把大車輓去圖離山十里，躲藏隱伏，莫再露面。

一切佈置，皆在一黑夜中完成，則天明時，各樣規衣，就已完全作得十分妥當了。

女子扇陀，約了其他美人，三五不等，或者身穿軟草陀裙，半露白腿白臂，裝成

山鬼。或者身穿白色長單薄透明肌膚色澤纖悉畢見諸人或摘往林中，採花捉蝶。或攜手月下，微吟情歌或傍溪澗，自由解衣沐浴。或上果樹，天拋擲，互相遊戲。種種作爲，不可盡述。扇陀意思，只是在引起仙人注意，儘其注意，又若毫不因爲仙人在此，就便妨礙種種行爲。只因毫不理會仙人，才可以激動仙人，使這仙人愛欲，從淡漠中，培養長大，不可節制。

這候補仙人，日常遍山遊行，各處走去，到晚方回，任何一處，總可遇到女人。新來芳鄰，初初並不爲這仙人十分注意，由於山中畜牲，無奇不有，尙以爲這類動物，不過畜牲中間一種，愛美善歌自奇得其樂，雖有魔力，不爲人害。但爲時稍久，觸目所見，皆覺美麗，就不免略略驚，。由於習染，爲時不及一月，這候補仙人。一見女人，就已露出呆相。如同一般男子，見好女人時節，也有同樣癡呆。

女人扇陀，估計爲時還早，一切不忙，仍不在意。每同所有女伴到山中游散時節，明知樹林葉底枝邊，藏有那個男子，總故作無見無聞，唱歌笑樂，攜手舞蹈，如天上人。所有樂器，樂有女人掌持，隨時奏樂，不問早晚。歌聲清越，常常超過仗器聲音，飄揚山谷，如鳳凰鳴嘯，仙人聽來，不免心中作癢。

這候補仙人，生前既爲鹿身，扇陀心中明白，故又常於夜半時節，令人用桐木皮捲成哨管，吹作母子呼子聲音，以便搖動這個候補仙人依戀之心。

月再圓時，扇陀心知一切業已成熟，故把住處附近，好好安排起來，每一女人，各因性格獨有特點，位置也皆不同：長身玉立的放在水邊，身材微胖的裝作樵女，吹簫的坐在竹林中，呼笙的坐高崖上，帶篋的把篋篋縛到腰帶邊，一面走路一面彈着，手脚伶俐的鞦韆架上飄揚，牙齒美的常常發笑。一切布置，橫出扇陀設計，務使各人皆有機會見出長處，些微好處，皆爲候補仙人見到。

一切布置完全妥帖後，所等候的，就是仙人來此入網觸羅。

因此在某一天這仙人從扇陀屋邊經過時，向門癡望，過後心中尙覺戀戀，一再回頭，女人扇陀，就帶領一十二個美中最美的年青女子，從仙人所去路上出現，故意裝成初見仙人，十分驚訝，並且略帶怒，質問仙人：

「你這生人，來到我們住處，賊眉賊眼，各處窺覷不止，算是什麼意思？」

候補仙人就趕忙陪笑說道：

「這大山中，就只我爲活人。我正約罕，不大知道你們從何處搬來，到何處

去？我爲本山主人，正想問訊你等首領，既已來到山中，如何不先問問這山應歸誰管業！」

女人扇陀聽說，裝成剛好明白的神氣，忙向仙人道歉，且選擇很多諛語，貢獻仙人。其餘各人，也皆表示迎迓，制止仙人。不許走去。齊用柔和聲音相勸，柔和目光，柔和手臂相縈繞，因此好好歹歹，終把仙人哄入屋中，好花妙香，供養仙人。殷勤禮貼，如敬佛祖。

女人莫不言語溫順，慕敬禮貼，競爭問訊仙人種種瑣事，不許仙人尙有機會，轉詢女人來處。爲時不久就又將，他帶進另一精美小廳，坐近柔軟牀褥一面，屋中空氣，溫暖適中，香氣襲人，是花非花，四處找尋，又不知香從何來。年幼女人，裝成了環，用瑪瑙小盤，托出玉杯，杯中裝滿淨酒，當作涼水，請仙人喝下。

這種淨酒，顏色香味，既皆同水無異，惟力大性烈，不可彷彿，故仙人喝下以後，就說：

「淨水味道不惡！」

又有女人用小盤把歡喜丸送來，以爲果品，請仙人隨愛取吃。仙人一吃，覺得爽

口悅心，味美無邊，故又道道：

「百果色味皆佳！」

仙人吃藥飲酒時節，女人皆圍在近旁，故意向其微笑，露出白齒。仙人飲食飽足以後，平時由於節食冥思，而得種種智慧，因此一來，皆已失去。血脈流轉，又爲美女微笑加速。故與諸人，說出蠢話：

「有生以來，從未得過如此好果好水！」說完以後，不免稍覺腫脹。

女人扇陀就說：

「這不足怪，我一心行善，從不口出怨言，故天與我保佑，長遠能夠得到這種淨水好果。若你歡喜，當把這種東西，永遠供奉，不敢吝惜。」

仙人讀習經典極多，經典中提及的種種事情，無不明白。但因生平讀書以外，不知其他事情，經典不載，也不明白。故這時女人說謊，就相信女人所說，不加疑惑。又見所有女人，莫不小腰白齒，宜笑宜嘖，肌革充盈，柔膩白皙，滑如酥酪，香如嘉果，故又問諸女人，如何各人就生長得如此體面，看來使人忘憂。

仙人說：「我讀七百種經，能反復背誦，經中無一言語，說到你們如此美麗原

因。」

女人又即刻說謊，回答仙人。

「事爲女人，本極平常，故寶經大典，不用提及。其實說來，也極平常，不過我等日常飲食，皆爲食此百果充飢，喝此地泉解渴，故肥美如此，尙不自覺！」

仙人聽說，信以爲真，心中爲女人種種好處，有所羨慕，慾望在心，故五官皆現呆相，雖不說話，女人扇陀，凡事明白。

爲時一頃，女人轉問仙人：

「你那洞中陰黯潮溼，如何可以住人？若不嫌棄，怎不在此試住一天？」仙人想想；既一見如故，各不客氣，要住也可住下，就無不可的說：

「住下也行。」

女人見仙人業已答應住下，各皆欣悅異常。

女人與仙人共同吃喝，自己各白水雜果，皆把淨酒藥丸，極力勸這業已早爲美麗變壞的仙人。杯盤雜果，莫不早就刻有暗中記號：故女人皆不至於誤服。仙人見女人殷勤進酒，欲辭無話可說，只得盡量而飲，盡量而吃，直到半夜。在筵席上，女人令

人奏樂，百樂齊奏，音調靡人，目眙手撫，在所不禁。仙人在嶄新不二經驗中，越顯癡呆。女人扇陀，獨與仙人極近，低聲俛耳，問訊仙人：

「天氣惡熱，蒸入發汗，仙人是否有意共同洗澡？」

仙人無言，但微笑點頭，表示事雖經典所不載，也並不怎樣十分反對。

先是扇陀家中有一寶重浴盆，面積大小，可容廿人，全身用象牙，雲母，碧瑪，以及各種眞珠玉石，雜寶錯錦，鑲鏤而成。盆在平常時節，可以摺疊，如同一個中等帳幕，分量不大，只須鹿車一部，就可帶走。但這希奇浴盆，抖開以後，便可如同一個橢圓形式小小池子，貯滿清水，卽四十人在內沐浴，尚不至於嫌其過仄。盆中貯水既滿，扇陀就與仙人，共同入水，浮沉遊戲。盆大人少，仙人以爲不甚熱鬧，女人扇陀，復邀身體苗條女子十人，加入沐浴。盆中除去諸人以外，尚有天鵝，舒翼延頸，矯矯不凡。有金鯽，大頭大尾。有小蝦，有五色圓石。水尚有深有淺，溫涼適中。

仙人入水以後，便與所有女人，共在盆中，牽手跳躍。女人手臂，莫不十分柔軟。故一經接觸之後，仙人心已動搖。爲時不久，又與盆中女人，互相澆水爲樂，且互相替洗。所有女人，奉命來此，莫不以身自炫求售，故不到一會：仙人欲心轉生，

遂對盆中女人，更露饒像。神通既失，鬼神不友，波羅蒂長國境，即刻大雨三天三夜，不知休止。全國臣民，那時皆知仙人戰敗，國家獲福。故相互慶祝，等候美女扇陀，回國消息。準備歡迎。國王心中記憶扇陀所言，不知結果如何，欣慶之餘，仍極担心。

仙人既在扇陀住處，隨緣戀愛，十分糊塗，毫不自覺。扇陀暗中咐囑諸人，只許爲這仙人準備七日七夜飲食所需，七日以內，使這仙人歡樂酒色，沉醉忘歸；七日以後，酒食皆盡，隨用山中泉水，山中野果，供給仙人，味既不濟，滋養功用，也皆不如稍前一時的美。而且習慣已成，儼如有癮，故向女人。需索日前一切。

諸女人中，就有人說：

「一切業已用盡，沒有餘存，今當同行離這窮山荒地。一到我家園地，所有百物，不愁缺少，只愁過多，使人飽悶！」

仙人既已早把水果吃成嗜好，就承認即刻離開本山，也不妨事。

仙人就說：「只要不再缺少飲食，一切遵命。」

於是各人收拾行李，整頓器物，預備回國報功。爲時不久，一行入衆，就已同向

波羅蒂長國都中央大道，一直走去。

去城不遠時節，美女扇陀，忽在車中倒下，如害大病，面容失色，呼痛叫天，不能自止。

仙人問故。美女仙人裝成十分痛苦，氣息梗咽，輕聲言語；

「我已發病，心肝如割，救治無方，恐將不久，即此死去！」

仙人追問病由，想使神通，援救女人。扇陀哽咽不語。裝成業已暈去樣子，身旁另一女人，自謂身與扇陀同鄉，深明暴病來由，以為若照過去經驗，除非得一公鹿，當成坐騎，緩步走去，可以全愈。若儘彼在牛車上搖簸百里，恐此美人，未抵家門，就已斷氣多時了。

女人且說：

「病非公鹿穩步，不可救治，此時此地，何從得一公鹿？故美女扇陀，延命再活，已不可能。」

各人先時，早已商量完全，聽及女人說後，認為消息惡極，皆用廣廣袖遮臉，痛哭不已。

仙人既爲母鹿生養，故亦善於模仿鹿類行動，便說：

「既非騎鹿不可救治，不如就請扇陀騎在我頸項上，我來試試，備位公鹿，或可使她舒適！」

女人說：

「所需是一公鹿，人恐不能勝任。」

仙人平時，因爲出身不明，故極力避開同人談說家世。這時因愛，忘去一切，故當着衆人自白過去，證明本身雖入，衣冠楚楚，尙有獸性，可供驅策。若這事可以使愛人復生，從此作鹿，馱扇陀終生，心亦甘美。永不翻悔。

美女扇陀，當一行人等從大山動身進發時節，早就派遣一人，帶去一信，稟告國王，信中寫道：「國王陛下，小女託天福佑，與王福佑，業已把仙人帶回，大約明日可到國境，王可看我智能如何！」國王得信之後，就派衛隊，及各大臣，按時入朝。嚴整車騎，出城歡迎扇陀。

仙人到時果如美女扇陀出國之前所說，被騎而來，且因所愛扇陀在上，謹慎小心，似比一切馴象良馬，尙較穩定。

國王心中歡喜，又極納罕。就問美女扇陀，用何法力，造成如許功績。

美女扇陀，微笑不言，跳下仙人頸背，同國王入到宮中，方告國王。

「使仙人如此，皆我方便力量，並不出奇，不過措置得法而已。如今現個仙人，既已甘心情願，作奴當差，來到國中，正可仿照他國對元老方法，特為選擇一個極好仕處，安頓住下。百凡飲食起居所需，皆莫缺少，慕敬供養，如待嘉賓；任其滿足五欲，用一切物質，折磨這業已入網罟子信仰能力，並且拜為大臣，波羅蒂長國家，就可從此太平無事了。」

國王聞言，點頭稱是，一切如法照辦。

從此以後，這肉角仙人，一切法力智慧，皆為之消滅無餘。住城少久，身轉羸瘦，不知節制，終於死去。臨死時節，且由於愛，以為所愛美女扇陀，既常心痛，非一健壯公鹿，充當坐騎，就不能活，故彌留之際，還向天請求，心願死去，即變一鹿，長討扇陀歡喜。能為鹿身，即不為扇陀所騎，但只想像扇陀尚在背上，地有無量快樂。」

這就是那個商人直到二十八歲不敢娶妻的理由。商人把故事說完時，大家皆笑樂

不已。其中有一秀才，便即站起。

「仙人變鹿，事不出奇，因本身能作美人坐騎，較之成仙，實爲合算。至於美女鼠陀之美，也無可疑惑，因爲兄弟雖尙無眼福，得見佳麗，卽在耳聆故事之餘，區區方寸之心，亦已願作小鹿，希望將來，可當坐騎了。」

故事自從商人說出以後，不止這秀才願作畜牲，卽如那位先前說到「婦人只合鞭打」的男子，也覺稍前一時，出言冒昧，儼然業已得罪鼠陀，心中十分慚羞，悄悄過屋角草堆裏睡去了。

那商人把故事說完，走回自己火堆邊去，走過屋主入坐處，主人拉着了他，且詢問他，「是不是還怕女人？」

商人說：「世界之上，有此女人，不生畏怖，不成爲人。」
言語極輕，故也不爲秀才所聞，方不至爲秀才罵「俗物。」

十月爲張家小五而作選自月下小景

龍朱

第一 說這個人

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彷彿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會參預過雕塑阿波羅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給兒子了。族長兒子龍朱年十七歲，爲美男子中之美男子，這個人，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馴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權威。是力。是光。種種比譬全是爲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則與美一樣，得天比平常人都多。

提到龍朱像貌時，就使人生一種卑視自己的心情。平時在各樣事業得失上全引不出妒嫉的神巫，因爲有次望到龍朱的鼻子，也立時變成小氣，甚至於想用鋼刀去刺破龍朱的鼻子。這樣與天作難的倔強野心却生之於神巫，到後又却因爲這美，仍然把這神巫克服了。

白耳族，以及烏婆，裸裸，花怕，長脚，各族，人人都說龍朱像貌長得好看，如日頭光明，如花新鮮，正因爲說這樣話的人太多，無量的阿諛，反而煩惱了龍朱了。好的風儀用處不是得阿諛。（龍朱的地位，已經應當得到各樣人的尊敬歌羨了。）既

不能在女人中煽動勇敢的悲歡，好的風儀全成爲無意思之事。龍朱走到水邊去，照過了自己，相信自己的好處，又時時用銅鏡檢察自己，覺得並不爲人過譽。然而結果如何呢？因爲龍朱不像是應當在每個女子理想中的丈夫那麼平常，因此反而與婦女們離遠了。

女人不敢把龍朱當成目標，做那荒唐豔麗的夢，並不是女人的錯。在任何民族中，女子們，不能把神做對象，來熱烈戀愛，來流淚流血，不是自然的事麼？任何種族的婦人，原永遠是一種胆小知分的獸類，要情人，也知道要什麼樣情人爲合乎身分。縱其中並不乏勇敢不知事故的女子，也自然能從她的不合理希望上得到一釋好教訓，像貌堂堂是女子傾心的原由，但一個過分美觀的身材，却只作成了與女子相遠的方便。誰不承認獅子的孤獨？獅子永遠是孤獨——就只爲了獅子全身的紋綠與衆不同。

龍朱因爲美，有那與美同來的驕傲不？凡是到過青石岡的苗人，全都能賭咒作證，否認這個事人人總說總爺的兒子，從不用地位虐待過人畜，也從不聞對長年老輩婦人女子失過敬禮。在講讚龍朱的入口中，總還不忘同時提到龍朱的像貌。全峇中，年青漢子們，有與老年人爭吵事情時，老人詞窮，就必定說，我老了，你年青人，幹

嗎不學龍朱謙恭對待長輩？這青年漢子，若還有羞恥心存在，必立時遁去不說話，或立即認錯，作揖陪禮。一個婦人與人談到自己兒子，總常說，兒子若能像龍朱，那就賣自己與江西布客讓兒子得錢花用，也願意。所有未出嫁的女人，都想自己將來有個丈夫能與龍朱一樣，所有同丈夫吵嘴的婦人，說到丈夫時，總說你不是龍朱。真不配管所磨我；你若是龍朱，我做牛做馬也甘心情願。

還有。一個女人同她的情人，在山洞裏約會，男子不失約，女人第一句讚美的話總是「你真像龍朱。」其實這女人並不會同龍朱有過交親，也未嘗聽到誰個女人同龍朱約會過。

一個長得太標致了的人，是這樣常常容易為別人把名字放到口上咀嚼！

龍朱在本地方遠遠近近，得到的尊敬愛重，是如此。然而他是寂寞的。這人是獸中之獅，永遠當獨行無伴！

在龍朱面前，人人覺得是卑小，把男女之愛全抹殺，因此這族長的兒子，却永無從愛女人了。女人中，屬於烏婆族，以出產多情才貌女子著名地方的女人，也從無一個敢來在龍朱面前，閉上一隻眼，蕩着她上身，同龍朱挑情。也從無一個女人，敢把

她繡成的荷包，擲到龍朱身邊來。也從無一個女人，敢把自己姓名與龍朱姓名編成一首歌，來到跳年時節唱。然而所有龍朱的親隨，所有龍朱的奴僕，又正因為美，正因為與龍朱接近，如何在一種沉醉狂歡中享受這些年青女人小嘴長臂的溫柔！

「寂寞的王子，向神請求幫忙吧。」

使龍朱生長得如此壯美，是神的權力，也就是神所能幫助龍朱的唯一事。至於要女人傾心，是人為的事啊！

要自己，或他人，設法使女人來在面前唱歌，狂中裸身於草蓆上面獻上貞潔的身，只要是可能龍朱不拘犧牲自己所有何物，都願意。然而不行。任怎樣設法，也不行。七梁橋的洞口終於有合攏的一日，有人能說在這高大山洞合攏以前，龍朱能夠得到女人的愛，是不可信的事。

不是怕受天責罰，也不是另有所畏，也不是預言者曾有明示，也不是族中法律限制，自自然然！所有女人都將她的愛情，給了一個男子，輪到龍朱却無分了。氏族中積習，折磨了天才與英雄，不是在事業上粉骨碎身，便是在愛情中退位落伍，這不是僅僅白耳族王子的寂寞，他一種族中人，總不缺少同樣的故事！

在寂寞中龍朱是用騎馬獵狐以及其他消遣把日子混過了。日子過了四年，他二十一歲。

四年後的龍朱，沒有與以前日子龍朱兩樣處。若說無論如何可以指出一點不同來，那就是說如今的龍朱，更像一個好情人了。年齡在這個神工打就的身體上，加上了一些更表示「力」的東西，應長毛的地方生長了茂盛的毛，應長肉的地方增加了加實的肉，一顆心，則同樣因為年齡所補充的，是更其能頑固的預備要愛了。他越覺得寂寞。

雖說七梁洞並未有合攏，二十一歲的人年紀算青，來日正長，前途大好，然而甚麼時候是那補償填還時候呢？有人能作證，說天所給別的男子，幸福與苦惱，也將同樣給龍朱麼？有人敢包、說到另一時，總有女子來愛龍朱麼？

白耳族男女給合，在唱歌。大年時，端午時，八月中秋時，以及跳年刺牛大祭時，男女成羣唱，成羣舞。女人們，各穿了峒錦衣裙，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常時，在好天氣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阿，在水濱，唱着歌，把男女吸到一塊來，即在太陽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頂熟的人可做的事。在此習慣下，一個男

子不能唱歌他是種羞辱，一個女子不能唱歌她不會得到好的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愛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錢，不是貌，不是門閥也不是假裝的一切，只有真實熱情的歌。所唱的，不拘是健壯樂觀，是憂鬱，是怒，是惱，是眼淚，總之還是歌。一個多情的鳥絕不是啞鳥。一個人在愛情上無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專業上也全是無希望可言，這樣人決不是好人！

那麼龍朱必定是缺少這一項所以不行了。

事實又並不如此。龍朱的歌全爲人引作模範的歌，用歌發誓的男子婦人，全採用龍朱誓歌那一個韻。一個情人被對方的歌窘倒時，總說及勝利人拜過龍朱作歌師傅的話。凡是龍朱的聲音，別人就知道，凡是龍朱唱的歌，無一個女人敢接聲。各樣的超凡入聖，把龍朱摒除於愛情之外，歌約太完全太好，也彷彿成爲一種吃虧理由了。

有人把龍朱作歌師傅的話，也是管真的，手下的用人，或其他青年漢子，在求愛中腹中歌詞爲女人逼盡，或者愛情扼着了他的喉嚨，歌不出心中的喜時，來請教龍朱，龍朱總不辭。經過龍朱的指點，結果是多數把女子引到家，成了管家婦。或者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錯。熟讀龍朱的歌的男子，博得美貌善歌的女人傾心，也有過

許多人。但是歌師傅永遠是歌師傅，直接要龍朱教歌的，總全是男子，並無一個年青女人。

龍朱是獅子，只有說這個人是獅子，可以使我們對於他的寂寞得到一種解釋！

年青女人到甚麼地方去了呢？懂得唱歌要男人的，都給一些歌戰勝，全引誘盡了。凡是女人都明白情慾上的固持是一種癡處，所以女人寧願意減價賣出，無一個敢屯貨在家。如今是只能讓日子過去一個辦法，因了日子的推遷，希望那新生的犢中也有那不怕獅子的犢在。

龍朱是常常這樣自慰着度着每個新的日子的，不要太把話說盡，在七梁橋洞口合攏以前！也許龍朱仍然可以遇着與這個高貴的人身分相稱的一種機運。

第二 說一件事

中秋大節的月下整夜歌舞，已成了過去的事了。大節的來臨，反而更寂寞，也成了過去的事了。如今是九月。打完谷子了。打完桐子了。紅薯早控完全下地窖了。冬鷄已上齮，快要生出小鷄了。連日晴明出太陽，天氣冷暖宜人。年青婦人全都負了柴爬同蔑籠上坡爬草。各處山坡上都有歌聲，各處山峒裏，都有情人在用乾草鋪就並撒

有野花的臨時床上並排坐或並頭睡。這九月是比春天還好的九月。

龍朱在這樣時候更多無聊。出去玩，打鴉本來非常相宜，然而一出門，就聽到各處歌聲，到許多地方又免不了要碰到那成雙的人，於是大門也不敢出了。

無所事事的龍朱，每天只在家中磨刀。這預備在冬天來剝豹皮的刀，是寶物，是龍朱的朋友。無聊無賴的龍朱，是正用着那「一日數摸挲劇於十五女」的心情來愛這寶刀的，刀用油在一方小石上磨了多日，光亮到暗中照得見人，鋒利到把頭髮放到刀口，吹一口氣髮就成兩截，然而還是每天把這刀來磨的。

某天，一個比平常日子似乎更像是有意幫助青年男子「野餐」的一天。黃黃的日頭照滿全村，龍朱仍然磨刀。

在這入臉上有種孤高鄙夷的表情，嘴角的笑紋也變成了一條對生存感到煩厭的線。他時時凝神聽察堡外遠處女人的尖細歌聲，又時時望天空。黃的日頭照到他一身，使他身上作春天溫暖。天是藍天，在藍天作底的景致中，常常有雁鴉排成八字或一字寫在那虛空。龍朱望到這些也不笑。

什麼事把龍朱變成這樣陰鬱的人呢？白耳族，烏婆族，裸裸，花怕，長腳，……

每一族的年青女人都應負責，每一對年青情人都應致歉。婦女們，在愛情選擇中遺棄了這樣完全人物，是大菩薩神不許可的一件事，是愛神的恥辱，是民族滅亡的先兆，女人們對於戀愛不能發狂。不能超越一切利害去追求，不能選她頂歡喜的一個人，不論白耳族還是烏婆族，總之這民族無用，近於中國漢人，也很顯明了。

龍朱正磨刀，一個矮矮的奴隸走到他身邊來，伏在龍朱的腳邊，用手攀他主人的脚。

龍朱瞥了一眼，仍然不做聲，因為遠處又有歌聲飛過來了。

奴隸撫着龍朱的脚也不做聲。

過了一陣，龍朱發聲了。聲音像唱歌，在揉和了莊嚴和愛的調龍中挾着一點憤
浮，說：「矮子你又不聽我話，做這個樣子！」

「主，我是你的奴隸。」

「難道你不想做朋友嗎？」

「我的主，我的神，在你面前我永遠卑小。誰人敢在你面前平排？誰人敢說他的尊嚴在美麗的龍朱面前還有存在必須？誰人不願意永遠為龍子作奴作媿？誰……」

龍朱用頓足制止了矮奴的奉承，然而矮奴仍然把最後一句「誰個女子敢想愛上龍子？」恭維得不得體的話說畢，才站起來。

矮奴站起了，也仍然如平常人跪下一般高。矮人似乎真適宜於作奴隸的。

龍子說，「甚麼事使你這樣可憐？」

「在主面前看出我的可憐，這一天我真值得生存了。」

「你太聰明了。」

「經過主的稱讚，獸子也成了天才。」

「我問你，到底有甚麼事？」

「是主人的事，因為主在此事上又可見出神的恩惠。」

「你這個只會唱歌不會說話的人，真要我打你了。」

矮奴到這時才把話說到身上。這個時候他哭着臉，表明自己的苦惱失望，且學著龍子生氣時頓足的樣子。這行爲，若在別人猜來，也許以爲矮子運了毒，或者肚臍被山蠶所螫，所以作這樣子，表明自己痛苦，至於龍子，則早已明白，猜得出這樣的矮子，不出賭博輸錢或失歡女人兩事了。

龍子不作聲，高貴的笑，於是矮子說，

「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事是瞞不了你的，在你面前的僕人，是又被一個女子欺侮了。」

「你是一隻會唱詔媚曲子的鳥，被欺侮是不會有的事！」

「但是，主，愛情把僕人變蠢了。」

「只有有人在愛情中變聰明的事。」

「是的，聰明了，彷彿比其他時節聰明了點，但在一個比自己更瞞明的人面前，我看出自己蠢得像豬。」

「你這土鸚哥平日的本事在甚麼地方去了？」

「平時那裏有什麼本事呢，這隻土鸚哥，嘴吧大，身體大，唱的歌全是學來的歌，不中用。」

「把你所學的全唱過，也就很可以打勝仗了。」

「唱過了，還是失敗。」

龍子就縐了一縐眉毛，心想這事怪。

然而一低頭，望到矮奴這樣矮；便瞭然於矮奴的失敗是在身體，不是在歌喉了，龍子笑笑的說。

「矮東西，莫非是爲你像貌把你事情弄壞了。」

「但是她並不會看清楚我是誰。若說她知道我是在美麗無比的龍子王子面前的矮子，那她早爲我引到黃虎洞做新娘子了。」

「我不信你，一定是土氣太重。」

「主，我賭咒。這個女人不是從聲音上量得出我身體長短的人。但她在我歌聲上，却把我心的長短量出了。」

龍子還是搖頭，因爲自己是卽或見到矮人在前，至於度量這矮矮的長短，還不能夠的。

「主，請你信我的話。這是一個美人，許多人唱枯了喉嚨，還爲她所唱敗！」

「既然是好女人，你也就應把喉嚨唱枯，爲她吐血，才是愛。」

「我喉嚨是枯了，才到主面前來求救。」

「不行不行，我剛才還聽過你恭維了我一陣，一個眞眞爲愛情絆到了脚的人，他

決不會又能爬起來說別的話！」

「主啊，」矮奴搖着他的大頭顱，悲擊的說道：「一個死人在主面前，也總有話讚揚主的完全的美，何況奴僕呢。奴僕是已為愛情絆倒了脚，但一同主人接近，彷彿又勇氣勃勃了。主給人的勇氣比何首烏補藥還強十倍。我仍然要去了。讓人家戰敗了我也不說是主的奴僕，不然別人會笑主用着這樣的蠢人，丟了白耳族的光榮！」

矮奴就走了。但最後說的幾句話，激起了龍子的憤怒，把矮子叫着，問，到底女人是怎樣的女人。

矮奴把女人的臉，身，以及歌聲，形容了一次。矮奴的言語，正如他自己所稱，是用一枝禿筆與殘餘顏色，塗在一塊破布上的。在女人的歌聲上，他就把所有白耳族青石岡地方有名的出產比喻淨盡。說到像甜酒。說到像枇杷，說到像三羊溪的鱖魚，說到像狗肉，彷彿全是可吃的東西。矮奴用口作畫的本領並不蹩脚。

在龍朱眼中，是看得出矮奴餓了，在龍子心中，則所引起的，似乎也同甜酒狗肉引起的慾望相近。他關了好奇，不相信，就為矮奴設法，說同到矮奴一起去看。

正想設法使龍朱快樂的矮奴，見到主人要出去，當然歡喜概了，就着忙催主人快

出峇門到山中去。

不到一會這白耳族的王族就到山中了。

藏在一積草後面的龍朱，要矮奴大聲唱出去，照他所教的唱。先不聞回聲。矮奴又高聲唱，在對山，在毛竹林裏，却答出歌來了。音調是花帕族中女子的音調。

龍朱把每一個聲音都放到心上去，歌只唱三句，就止了。有一句留着待答歌人解釋。龍朱就告給矮奴答復這一句歌。又教矮奴也唱三句出去，等那邊解釋。歌的意思是：凡是好酒就歸那善於唱歌的人唱，凡是好肉也應歸善於唱歌的人吃，只是你好的美的女人應當歸誰？

女人就答一句，意思是：好的女人只有好男子才配。她且即刻又唱出三句歌來，就說出什麼樣男子是好男子的稱呼。說好男子時，提到龍朱的名，又提到別的兩個人的名，那另外兩個名字却是歷史上的美男子名字，只有龍朱是活人。女人的意思是：你不是龍朱，又不是××××，你與我對歌的人究竟算什麼人？

「主，她提到你的名！她罵我！我就唱出你是我的主人，說她只配同主人的奴隸相交。」

龍朱說：「不行，不要唱了。」

「她胡說，應當要讓她知道是只夠得上爲主人搭脚的女子！」

然而矮奴見到龍朱不作聲，也不敢回唱出去了。龍朱的心是深沈到剛才幾句歌中去了。他料不到有女人敢這樣大胆。雖然許多女子罵男人時，都總說，「你不是龍朱。」這事却又當別論了。因爲這時談到的正是誰才配愛她的問題，女人能提出龍朱名字來，女人驕傲也就可知了！龍朱想既然是這樣，就讓她先知道矮奴是自己的用人，再看情形是如何。

於是矮奴照到龍朱所教的，又唱了四句。歌的意思是：吃酒糟的人何必說自己量大，沒有根柢的人也休想同王子要好，若認爲攪了水的酒總比酒糟還行，那與龍朱的用人戀愛也就可以寫意了。

誰知女子答得更妙，她用歌表明她的身分，說，只有烏婆族的女人才同龍朱用人相好，花帕族女人只有外族的王子可以論交，至於花帕苗中的自己，爲預備在白耳族與男子唱歌三年，再來同龍朱對歌的。

矮子說：「我的主，她尊視了你，却小看了你的僕人，我要解釋我這無用用人並

不是你的僕人，免得她恥笑！」

龍朱對矮奴微笑，道：「爲甚麼你不應當說『你對山的女子，膽量大就從今天起來同我龍朱主人對歌』呢？你不是先才說到要她知道我在此，好羞辱她嗎？」

矮奴聽到龍朱說的話，還不很相信得過，以爲這只是主人的笑語。他那裏會想到主人因此就會愛上這個狂妄大胆的女人！他以爲女人不知對山有龍朱在，唐突了主人，主人縱不生氣，自己也應當生氣。告女人龍朱在此，則女人雖覺得羞辱了，可是自己的事情也完了。

龍朱見矮奴遲疑，不敢接聲，就打一聲呿喝，讓對山人明白，表示還有接歌的氣概，儘女人起頭。龍朱的行爲使矮奴發急，矮奴說：「主，你在這兒我是沒有歌了。」

「你照到意思唱，問她胆子既然這樣大，就攏來，看看這個如虹如日的龍朱。」

「我當真要她來？」

「當真！要來我看是甚麼女人，敢輕視我們白耳族說不配同花帕族女子相好！」

矮奴又望了望龍朱，見主人情形並不是在取笑他的用人，就全答應下來了。他們於是等待着女子的歌聲，稍稍過了些時間，女子果然又唱起來了。歌的意思是：對山

的雀你不必叫了，對山的人你也不必唱了，還是想法子到你龍朱王子的奴僕前學三年歌，再來開口。

矮奴說：「主這話怎麼回答？她要我跟龍朱的用人學三年歌，再開口，她還是不相信我是最親信的奴僕，還是在罵我白耳族的全體！」

龍朱告矮奴一首非常有力的歌，唱過去，那邊好久好久不回。矮奴又提高喉嚨唱。回聲來了，大罵矮子。說矮奴偷龍朱的歌，不知羞，至於龍朱這個人，却是值得在走過的路上撒花的，矮子爛了臉，不知所答。年青的龍朱，再也不能忍下去了，小心小心，壓着了喉嚨，平平的唱了四句。聲音的低平僅僅使對山一處可以明白，龍朱是正怕自己的歌使其他男女聽到，因此啞喉半天的。龍朱的歌意思就是說：唱歌的高貴女人，你常常提到白耳族一個平凡的名字使我慚愧，因為我在我族中是最無用的人，所以我族中男族在任何地方都有情人，獨名字在你口中出入的龍朱却仍然是獨身。

不久，那一邊像思索了一陣，也幽幽的唱和起了，歌的是：你自稱為白耳族王子的人我知道你不是，因為這王子有銀鐘的聲音，本來擊所有花帕苗年青的女子供龍朱作墊還不配，但愛情是超過一切的事情，所以你也不要笑我。所歌的意思，極其委婉

謙和，音節又極其整齊，是龍朱從不聞過的好山歌。因為對歌的女人不相信與她對歌的是龍朱，所以龍朱不由得不放聲唱了。

這歌是要白耳族頂精粹的言語，自白耳族於純潔的一顆心中搖着，從白耳族一個頂甜密的口中喊出成爲白耳族頂熱情的音調，這樣一來所有一切聲音彷彿全啞了。一切鳥聲與一切遠處歌聲，全成了這王子歌時和拍的一種碎聲。對山的女人，從此沈默了。

龍朱的歌一出口矮奴就斷定了對山再不會有回答。這時等了一陣，還無回聲，矮奴說，「主，一個在奴僕當來是勁敵的女人，不等主的第二句歌已壓倒了。這女人不久還說到大話，要與白耳族王子對歌，她學三十年還不配！」

矮奴不問龍朱意見，許可不許可，就又用他不高明的中音唱道：

「你花帕族中說大話的女子，

大話是以後不用再說了，

若你歡喜作白耳族王子僕人的新婦，

他願意你過來見他的主同你的夫。」

仍然不聞有回聲。矮奴說，這個女人莫非害羞上吊了。矮奴說的只是笑話，然而龍朱却說出過對山看看的話了。龍朱說後就走，向谷裏下去。跟到後面追着，兩手摩了一大把野黃菊同山紅果的，是想做新郎的矮奴。

矮奴常說。在龍朱王子面前，跛脚的人也能躍過闊澗。這話是真的。如今的矮奴，若不是跟了主人，這身長不過四尺的人，就決不會像騰雲駕霧一般的飛！

第三 唱歌過後一天

「王子我說過你，永遠是孤獨的！」白耳族爲一個無名勇士立碑，曾有過裏樣句子。

龍朱昨天並沒有尋到那唱人。到女人所在處的毛竹林中時，不見人。人走去不久，只遺了無數野花。跟到各處追，還是不遇。各處找遍了，見到不少好女子，女人見到龍朱來，識與不識都立起來怯怯的如爲龍朱的美所征服，見到的女子，問矮奴是不是那一個人，矮奴總搖頭。

到後龍朱又重復回到女人唱歌地方，望到這個野花的龍朱，如同嗅到血腥氣的小豹，雖按捺到自己咆哮，仍不免要憎惱矮奴走得太慢，其實那走在前面的是龍朱，矮

奴則兩隻脚像貼了神行符，全不自主，只彷彿像飛。不過女人比鳥兒，這稱呼得實在太久了，不怕白耳族王子主僕走得怎樣飛快，鳥兒畢竟還是先已飛到遠處去了！

天氣漸漸夜下來，各處有雞叫，各處有炊烟，龍朱廢然歸家了。那想作新郎的矮奴，跟在主人的後面，把所有的花全丟了，兩隻長手垂到膝下，還只說見到了她非抱她不可，萬料不到自己是拏這女人在主人面前開了多少該死的玩笑。天氣當時原是夜下來了。矮奴又是跟在龍朱王子的後面。望不到主人的顏色。一個聰明的僕人，卽或怎樣聰明，總也不會閉了眼睛知道主人的心情！

龍朱過的煩惱日子以昨夜爲最壞。半夜睡不著，起來懷了寶刀，披上一件豹皮褂，走到堡牆上去外望。無所聞，無所見，入目的只是遠山上的野燒明滅。各處村莊全睡盡了，大地也睡了。寒月涼露，助人悲思，於是白耳族的王子。仰天嘆息，悲難自己。且遠處山下，聽到有孩子哭，如半夜醒來吃奶時情形，龍朱更難自遣。

龍朱想，這時節，各地各處，那潔白如羔羊溫和如鴿子的女人，豈不是全都正在新棉絮中做那好夢？那白耳族的青年，在日裏唱歌疲倦了的心，作工疲倦了的身體，豈不是在這時也全得到休息了麼！只是那擾亂了白耳族王子的女人，這時究竟在什麼

地方呢？她不應當如同其他女人，在新棉絮中做夢。她不應當有睡眠。她應當這時來思索她所歆慕的白耳族王子的歌聲。她應當野心擴張，希望我憑空而下。她應當爲思我而流淚，如悲悼她情人的死去。……但是，這究竟是什麼人的女兒？

煩惱中的龍朱，拔出刀來，向天作誓，說：「你大神，你老祖宗，神明在左在右，我龍朱不能得到這女人作妻，我永遠不與女人同睡，承宗接宗事我不負責！若是愛要用血來換時，我願意在神面前立約，斫了下一隻手不悔！」

立過誓的龍朱，回到自己的屋中，和衣睡了。睡了不久，就夢到女人緩緩唱歌而來，穿白衣白裙，頭髮披在身後，模樣如救苦救難觀世音。女人的神奇，使白耳族王子屈膝，傾身膜拜，但是女人却不理，越走越遠了。白耳族王子就趕過去，拉着女人的衣裙，女人回過頭就笑。女人一笑龍朱就勇敢了，這王子猛如豹子擒羊，把女人連衣抱起飛向一個最近的山洞中去。龍朱做了男子。龍朱把最武勇的力，最純潔的血，萬神聖的愛，全獻給這夢中女子了。

白耳族的大神是能護佑於青年情人的，龍朱所要的，業已由神幫助得到了。

今日裏的龍朱，已明白昨天一個好夢那交換的是些什麼了，精神反而更充足了一

點，坐到那大墩晒太陽，在太陽下深思人世苦樂的分界。

矮奴走進院中來，仍復來到龍朱腳邊伏下，龍朱輕輕用腳一踢，矮奴就乘一個筋斗，翻然立起。

「我的主，我的神，若不是因為你有時高興，用你尊貴的腳踢我，奴僕的筋斗決不至於如此純熟！」

「你該打十個嘴吧。」

「那大約是因為口牙太鈍，本來是在白耳族王子跟前的人，無論如何也應比奴僕聰明十倍！」

「唉，矮陀螺，你是又在做戲了。我告了你不知道有多少回，不許這樣，難道全都忘記了麼？你大約似乎把我當做情人，來練習一種精粹的諂媚技能罷。」

「主，惶恐！奴僕是當真有一種野心，在主面前來練習一種技能，便將來把主的神奇編成歷史的。」

「你是近來賭博又輸了，總是又缺少錢扳本，一個天才在窮時越顯得是天才，所以這時的你到我面前時話就特別多。」

「主啊，是的。是輸了。遺失不少。但這個不是金錢；是愛情！」

「你肚子這樣大，愛情總是不會用盡的！」

「用肚子六小比愛情貧富，主的想像是歷史上大詩人的想像。不過，……」

矮奴從龍朱臉上看出龍朱今天情形不同往日，所以不說了。這據說愛情上賭輸了的矮奴看得出主人有出去的樣子，就改口說：

「主，天這樣好的天氣，是日神特意為主出游而預備的天氣，不出去像不大對得起神的一番好意！」

龍朱說，「日神爲我預備的天氣我倒好意思接受，你爲我預備的恭維我可不要了。」

「本來主並不是人中的皇帝，要倚靠慕維而生存。主是天上的虹，同日頭與雨一塊兒長在世界上的讚美形容自然福多餘。」

「那你爲甚麼還是這樣嘖嘖叨叨？」

「在美的月光下野兔也會跳舞，在主是光明照耀下我當然比野兔聰明一點兒。」

「夠了！隨我到昨天唱歌女人那地方去，的者今天可以見到那個人。」

「主啊，我就是來報告這件事。我已經探聽明白了。女人是黃牛寨寨主的女兒。據說這寨主除會釀好酒以外就是會養女兒。據說姑娘有三個人這是第三的，還有大姑娘二姑娘不常出來。不常出來的據說生長得更美。這全是有福氣的人享受的！我的主。當我聽到女人是這家人的姑娘時，我才知道我是蛤蟆。這樣人家的姑娘，爲白耳族王子擦背擦腳，勉勉強強。主若是要，我們就差人搶來。」

龍朱稍稍生了氣，說。「滾了罷，白耳族的王子是搶別人家的女兒的麼？說到這話不知羞麼？」

矮奴當真就把身捲成一個球，滾到院的一角去。是這樣，算是知羞了。然而聽過矮奴的話以後的龍朱，怎麼樣呢？三個女人就在離此不到三里路的寨上，自己却一無所知，白耳族的王子真是怎樣愚蠢！到第三的小鳥也能到外面來唱歌，那大姐二姐是已成了熟透的桃子多日了。讓好的女人守在家中，等候耶命運中遠方大風吹來的美男子作配，就是神的意思。但是神這意思又是多麼自私！白耳族的王子，如今既明白了，也不要風，也不要雨，自己馬上就應當走去！

龍朱不再理會矮奴就跑出去了。矮奴這時正在用手代足走路，作戲法樂龍朱，見

龍朱一走，知道主人脾氣，也忙站起身追出去。

「我的主，慢一點，讓奴僕隨在一旁！在籠中蓄養的雀兒是始終飛不遠的，主你忙有什麼用？」

龍朱雖聽到後面矮奴的聲音，却仍不理會，如飛跑向黃牛寨去。

快要到寨邊，白耳族的王子是已全身略覺發熱了，這王子，一面想起許多事，還是要矮奴才行，於是就去到一株大榆樹下的青石墩上歇憩。這個地方再有兩箭遠近就是那黃牛寨用了砌成的寨門了。樹邊大路下，是一口大井。溢出井外的水成一小溪活活流着。溪水清明如玻璃。井邊有人低頭洗菜，龍朱望到這人的背影是一個女子，心就一動，望到一個極美的背影還望到一個大大的髻，髻上簪了一朵小黃花。龍朱就目不轉睛的注意這背影轉移，以為總可以有機會見到她的臉。在那邊，大路上，矮奴却像一隻海豹匍匐氣喘走來了。矮奴不知道路上井邊有人，只望到龍朱，恐怕龍朱冒冒失失走進寨去却一無所得，說大聲嚷：

「我的主，我的神，你不能冒失進去，裏面的狗像豹子！雖說白耳族的王子原是中山的獅子，無怕狗道理，但是為甚麼讓笑話留給這花帕族，說獅子曾被家養的狗吠

過呢？」

龍朱也來不及喝止矮奴，矮奴的話却全爲洗菜女人聽到了。聽到這話的女人，就嗤的笑。且知道有人在背後了，才抬起頭回轉身來，望了望路邊人是甚麼樣子。

這一望情形全瞭然了。不必道名通姓，也不必再看第二眼，女人就知道路上的男子便是白耳族的王子，是昨天唱過了歌今天追跟到此的王子，白耳族王子也同樣明白了這洗菜的女人是誰。平時氣概軒昂的龍朱看日頭不睜眼睛，看老虎也不動心，只略把目光與女人清冷的目光相遇，却忽然覺得全身縮小到可笑的情形中了，女人的頭髮能繫大象，女人的聲音能制怒獅，白耳族王子屈服到這寨主女兒面前，也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啊！

矮奴走到了龍朱身邊，見到龍朱失神失志的情形，又望到井邊女人的背影，情形明白了五分。他知道這個女人就是那昨天唱歌被主人收服的女人，且知道這時候無論如何女人也明白蹲在路旁石墩上的男子是龍朱，他不知所措對龍朱作獸樣子，又用手掩自己的口，一手指女人。

龍朱輕輕附到他耳邊說，「聰明的扁嘴，這時節，是你做戲的時節？」

矮奴於是嚥了一聲嗽。女人明知道了頭却不同。矮奴於是把音調弄得極其柔和，像唱歌一樣的說道：

「白耳族王子的僕人昨天做了錯事，今天特意來當到他主人在姑娘面前陪禮。不可恕的過失是永遠不可恕，因為他如今把姑娘想對山的人引導前來了。」

女人頭不回却輕輕說道：

「跟前鳳凰飛的烏鴉也比錦鷄還好。」

「這烏鴉若無鳳凰在身邊，就有人來拔牠的毛……」

說出這樣話的女人，毛雖不會拔，耳朵却被龍朱拉長了。小子知道了自己猜八戒性質未脫，忙陪禮作揖，聽到這話的女人，笑着回頭過來，見到矮奴情形，更好笑了。

矮奴望到女人回了頭。說又說道：

「我的世界上唯一良善的主人，你做錯事了。」

「爲甚麼？」龍朱很奇怪矮奴有這種話，所以問。

「你的富有與慷慨是各苗族全知道的，所以用不着在一個尊貴的女人面前賞我的

金錢，那不要緊的。你的良善喧傳遠近，所以你故意這樣教訓你的奴僕，別人也相信你，你不是會發怒的人。但是你爲甚麼不差遣你的奴僕，爲那花帕族的尊貴姑娘把菜籃提回，表示你應當同她說說話呢？」

白耳族的王子與黃牛寨主的女兒，聽到這話全笑了。

矮奴話還說不完，才責了主人又來自責。他說。

「不過白耳族王子的僕人，照理他應當不必主人使事就把。情做好，是這樣也才說配是好僕人——」

於是，不聽龍朱發言，也不待那女人把菜洗好，走到井邊去，把菜籃擎來掛到屈着的肘上，向龍朱眨了一下眼，却回頭走了。

矮奴與菜籃，全像懂得事，避開了，剩下的是白耳族王子同寨主女兒。

龍朱遲了許久才走到井邊去。

選自沈從文集

民國卅年壹月初版

著名著作家短篇小說集之一

沈從文

如 彗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大陸
永樂里二〇四號彭記

書報社

實價國幣 六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沈從文

出版者 藝流書店
參德赫司脫路 383 4

發行者 藝流書店

總經售 大陸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永樂里二〇四號
電話九二七八二